四書按稿

時習章　按陳行之謂時習、盡君子之學。悅字盡學之趣。即此是徹首徹尾的。二節、朋來之樂。就其中及人者言。末節、不慍之君子。就其中忘遇者言。則此章三乎[或]者。固得。即以首節爲主。以二節承言書之。亦無不可。但、此、是、在、效、驗、上、見、功、夫。不、是、只、說、效、驗。講下二節宜云、學之深。習之熟。則朋來。學愈深。習愈熟。則不慍。雲川云、時習而說。夫、子、之、學、不、厭、也。朋來而樂。夫、子、之、教、不、倦、也。不知不慍。夫、子、之、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

時習節　按開口說一學字。便包得中庸博學之五句在內。蓋。吾。受。於。維。善。而。成。性。者。本。無。須。臾。之。可。離。則。吾。所。求。於。明。善。而。復。初。者。亦。無。旦。暮。之。遷。化。惟學矣而又時習之。則勿忘勿助。有以釋其扞

格。生其變化。由是心之所得自有不可告人者。而中自悅矣。悅自益。不。能。已。於。學。矣。

朋來節　按惟人性同善。故學于悅。凡同類之朋。相感于此心此理之中。自相應於千里百里之外。與朋同學。必有加於吾所學之初者。是與人同善之寔也。其樂為何如矣。

不知節　按君子之學祇為可知而不能必其見知。至於不知不慍。則相忘于不怨不尤之外者。自相孚于無聲無臭之中。則其自得所得也。總無損于吾向所學之初。足。于。內。而。無。待。於。外。是。其。識。見。高。涵。養。粹。也。非君子而何。

有子章　呂晚村上節。就凡人虛論箇道理如此。下節言君子所以專力於孝弟之故。若云但看凡人一孝弟。便不犯工作亂。便是仁

化氣象。所以要做仁民愛物工夫。必在親〻上做起。而節原一氣說下。不得以質學分看。

有子節　按此就現成說。好從心上來。不但無其事。而且無其心。滿腔都是呈和極順的意思了。

君子節　按本有以根本言者。有以本始言者。首句本字。只是本始之本。本是道之一端。最切近者。道是本心而達於事者。首二句雖係泛說。其實本字暗影孝弟。道字暗影為仁。講此二句。須將道生縮入本立內。將本立縮入務本內。則本旨方見。而下二句亦好順接。孝弟二句。只重孝弟及本字。以申明上節意。　困勉錄論念頭則孝弟之念最真。論作用則孝弟之事最切。

巧令章　按此章為徇外者戒。當從巧令做出鮮仁。不可將仁字逆提。朱子只爭一箇為己為人。若動容貌正顏色。是合當如此亦

何害。但做這樣以悅人則不可 又云心在時便是仁若巧言令色。則心便不在。安得有仁。 按仁字上有鮮矣二字。有儆惕意。有提醒意。有慨嘆意。

三省章 按吾身二字最真切。見無人可替代。更無人來催促。然却是十目十手所指示。省字極精密。又極勇猛。故朱子云、三省是當下便省。有不是處便改。非省察已作的事也。三不字謂外面已看得過。人師友亦或信得過。只是自己心上有纖毫打不過處。便是。此即毋自欺慎獨工夫。

千乘章 按曰千乘、便見得事煩民衆。曰敬事、便見此敬是萬殊之敬。節非嗇吝之謂。愛非姑息之謂。五項總是一心。就其執業處言。曰敬。就其真確處言。曰信。就其樽節惻怛順時處言。曰節愛時使。心存而五項自見者。聖賢人之事。以五項為心者。賢君之事。在聖人

則見其合。在賢君則見其分。

弟子章　按此章雖註分本末。然都是培養本心的工夫。謹本是謹慎意。而註訓行之有常者。言有常度而不忒也。仁是箇善人。衆是尋常平等的人。學文是要開發其知能之良。不專爲六事之故。而六事自在其中。孝弟等在弟子身上說。俱要淺看。俱是責成爲父兄者之詞。

賢賢章　仇滄柱此章學字。對馳騖聲華者言。不對姿質淳良者言。只須體貼誠字意。發得數項十分沉摯周詳。則生質務學二意俱該。　呂晚村雖曰二字須活看。是他人不確之論也。人先生然未學。使有何必讀書之弊矣。而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正是深嘉其學耳。　張南軒子夏之意。非謂能如是則不待夫學也。蓋所貴於學者。在此不在彼。歆學者務其本也。　困勉錄即此是學。是

子夏要人務本之意。但恐人徒求盡此四者。而不去學。則亦終無由盡。故注吳氏一段。當看子夏之意不如此。而子夏之言弊或至於此。

君子章　按此章當以學字爲關紐。學問思辨行。皆學之事。而必先以重威者。所謂敬爲致知力行之本也。敬只言重威者。程子所云整齊嚴肅。則心自一者是也。然此又不使用力于外也。故進之以主忠信。曰主己敬字在內矣。忠信誠也。忠信所以進德。修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主忠信學無遺蘊矣。然恍不若己。吝于改過。又是學者通病。惟學先變化氣質。故以首節始。惟學須除去病根。故以此終焉。

君子節　按君子爲學。功必始于矯輕。貌恒束於持重。苟言動之際。既無凝重。則與人酬酢。那得有可畏之威。以是爲學。非不明于善

也。然氣不沉則志亦浮。擇之未必能守。非不復其初也。然形不歛則神亦散。得之而未必不失。學之不固。斷由乎此。此學不先變化氣質。斷不可与言學也。

忠信節 按承上言要非規規焉用心于其外也。何以養重曰敬。何以主敬曰誠。發乎内而必自盡者忠也。誠之通也。循其故而無所違者信也。誠之復也。以忠信為主。而誠以貫乎物之終始。則所以進德者在此矣。誠以防其心之出入。則所以閑邪者在此矣。

無友節二 困勉錄無友非根之也。戒其樂与為友之一念也。又克己工夫。全在勿憚。斬釘截鐵。用力無一毫姑息放縱之意。 按于此摠徹工夫。當云此質之所由以成其重。而學之道可以統内外人己而一之者也。

慎終章 按慎終存哀中之敬。追遠動敬中之哀。帰字有不煩驅迫

意。厚字寬説不必指定喪祭此為當時之君大夫勿畧喪祭而不能盡哀盡敬者發。

子禽章 按子禽雖求与並言。而意只重在求。故子貢言夫子之聞政。自有以得之者。與且不足言。況于求乎。

子禽節二 按云至是邦便非有歎洽之素可知。 又温以不屬言。良以不矯激言。恭以持己不慢言。讓以待人不驕言。儉是不侈然自放之謂。五者雖跟盛德言來。然子貢之意。只説得聖人發見處。在聖人發見處。亦只説一半。非如子温而厲節。方得完全也。註過化存神未易窺測数語。正為子貢其斡旋語意。五者正要在外面淺易處説。人人見而信之。故必聞其政。又須知聖人原無打點五德之意。在邦君心目間感化。彼且不知其所以然。又何從見得。即在學者日見聖人處。悟其所以得聞者在此耳。玩口氣云子云夫子

之聞政出于求。吾以為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乃是夫子之求之也。人之求有心。夫子之求無心。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父在章 揔此為父子之志趣事為之不同者言。上二句是觀人子之大概。下二句就觀行中細看其用心之厚薄。蓋道是上年半落的事。曰三年無改。則其情〻不忍忘親之意可知。孝字是直逆他心曲〻斷之。

有子章 困勉錄有子為人樂放縱而廢禮。故為是探本之論以矯之。言禮何嘗不貴和。即今日有所不行。雖說是和之弊。但一和而不知節。亦便不可行耳。上下只一意。非為禮過嚴而欲其和、太勝而又欲其節也。揔是辨和以維禮。非兩救語。 按翼註以下節為餘論主意。晚村亦云有子意中先有次節而後有首節。正与此同。予于明辨錄取兩救之說。未是。

有子節

按|用就人之用礼言。和對嚴屬看。故朱子云。須知吾心安處即是和。如公門鞠躬須如此方安。不如此便不安。不安便是不和。以一見聖至嚴處。即是至和處。不分兩截也。註|自然之理。是推原說。從容不迫。乃是和字正義。人都說却從容不迫一層。道即是礼。以其可通行而謂之曰道。正應由字。本文大小二字。該盡許多大綱細節。礼文經曲在內。必要朗列不混。翼|註為貴不是須要和意。若有意要和。又是知和了。礼中之和。在行礼者亦不自知。但論礼者則以是為貴耳。

有所節

按|行字承上由字來。見得大小由之。是礼以和行矣。而復有所不行者。病不在和。病在求和于礼之外耳。不行是和行不去。末句亦字。言和本可行。惟離礼以為和。亦不可行也。亦字不對拘迫難行者看。上節和字是礼中之和。無意于和者也。而和之和。是

禮外之和有意於和者也。故此節重知字。知便涉有意了。

信近章　晚村此節都是在言行交際尤悔極弊處。作停理寡過之思。是降一步說。不是盡頭道理。　李毅侯此就人情相與。易于失足者。立之防也。輕約過恭。及一時循蓋不慎。皆自貽慊慨。只在情貌上周旋者。一時非不可喜。至後來卻不勝自失之悔。故君子審焉。　按因只是偶然相依。可親以道言。不以情言。宗是宗法之宗。恥由內生。辱自外至。言即其約信合義時。便知其言必可踐。即其致恭近禮時。便無恥辱。即其所因可親時。便得可宗之人。不必作日後會。

君子章　按此章摠是摹擬好學之心。無求安飽者。立志在聖賢路上。即孔子十五志學之志也。學先要打破嗜慾關頭。故先着此二句。事不但行事。凡學問思辨等皆是。敏是如不及的意思。慎是謹細

的意思。就是親近他。正是出吾言行以正是非。三節一節深一節
總。要寫得好字意思真切。

無諂章　晩村此章是一節生出一節。然須一節不囬生出一節。方見聖賢知處無方。有觸類引伸之妙。　困勉錄此章須知樂与好礼是轉語。引詩亦是轉語。告往知来。只是許其知之不滯用力却易。不必拘定詩上。

無諂節　按無諂無驕。是以理制欲。而不爲之動。故曰自守。好礼言心與禮自相浹洽也。樂是中心一段天趣。不爲貧而樂。可也。下着未若二字有味。須知悟到晰樂与好禮非佳境。切磋琢磨非佳處。即更進亦非佳處。

詩云節　按此節要見子貢感悟自嘆充景。註着又知二字。見引詩之意。當放寛説。貼不得樂與好禮工夫講。義理無窮四字。括盡通

章。切磋琢磨。是言學問工夫無窮。而學問又因道理之無窮也。斯字指可也未若言。

賜也節　呂晚村　往指首節所論處貧富之道。來指子貢所悟學問之功。故註曰已言未言。須畫開兩邊說。惟其不相涉而融悟。故可與言詩。在此。須知夫子此句只是許可。子貢知義理之無窮。能於學問上推充。不重在言詩也。

不患節　張彥陵　此夫子於患人之不知者下一轉語。全要學者用心於內。只就他患心工去點醒他。患不知人。要說到自己身心上去。　按要知人不可無窮理正心工夫。

為政章　困勉錄　夫子說為政以德。分明有個為字。但德是人所同得。以德感孚。便不動聲色。而人皆默化。不見其有為之迹耳。故無為不是全無作為。仍有政事。但其感化不在政事上。只在德工。辟

如工要構出無爲民歸意。又北極與北辰有別。北極五星。其第五星謂之天樞。天樞左旋。樞星亦動。但其旋轉最近中間些子不動處。則北辰矣。北辰無星。可紀。以天樞一星謂之極者。亦就其旁相去不遠者言之。蓋周天無星處。謂之辰。北辰者北方之辰也。不特衆星拱北辰。即極星何嘗不拱北辰耶。故說約麟士之說。尚有誤處。至洪範五紀之辰。及辰弗集于房之辰。則隨日月而得名者也。凡日月所經歷之星謂之宿。日月所交會之處謂之辰。角亢始於辰。則十二支之辰也。若辰見鄭火之辰。則參考之春秋有孛星于大辰。既而宋衛鄭陳災。則孛星見于辰。而鄭火非辰見而鄭災也。且大辰者大火也。即心星。至水星亦謂之辰。伐星亦謂之辰。皆非北辰之辰也。

三百章 案註此章是發出先王所以垂詩教之意。總要使人思無

邪。是一氣語。不必講思無邪字義。只要講思無邪所以蔽三百意趣。按此是示人學詩之要。不是謂作詩之人。皆思無邪也。亦非有一言便可蔽三百。謂盡此三百揔歸此一言也。

以政章 按德礼政刑。俱治天下者所不可少。但後世都舍本而趨末。故夫子兩下斷語。一善一否。判然分明。正欲擇術者知所尚焉。恥。法制所以示之使由此。禁令所以戒之使不得不從此。德是人主躬行的。礼是人主制了使民行的。礼即德中之條教也。

以政治節 按政是官府之治法。礼是民生日用之所行者。格是翻然一變意。玩且字。言非但是空空恥也。

以政節 按民免無恥。要玩註為惡之心未嘗忘句。彼特脅于勢而不敢為惡。要其心初不知惡之不可為也。若致刑稍弛。彼仍恬然為之而無忌憚矣。

志学章　按此是夫子自叙一生之学。見功之不息而日新也。不息是至誠。日新謂盛德。惟夫子自至之而自知之。故歷叙以勉學者。每節前有工夫。每節有定義。每工下兩節交關處。各有淺深次第。須一一還他實地。

志學節　按學之始在辨志。夫子十五志學。雖未必遽見斯道之全体。然已志在聖學。便有為不厭工夫。非空只存此志而已。陽明謂志學即志不踰矩之学。未是。由志學而進德修業。則好惡之生無節。而內守者不浮。事物之交無窮。而有主者退聽。則立矣。

不惑節　按四十前有窮理工夫。不惑者。錯綜参伍。不能為之淆。疑似毫厘。不能為之眩。是窮理以通于性者也。知命有盡性工夫。知命者。見得萬殊之森著。不假于人為。萬物之散殊。具足于性分。是盡性以至於命者也。至是則下學上達。融而為一矣。過此以往。只

有涵養工夫耳。

耳順節二 按耳順者。無思而無不通也。從心所欲不踰者。不習無不利也。
附 通章題方作收股、大抵朝夕之間。不之轉運密移之候。而年所必更多歷。乃截然見氣候之分明。過此以往。容有增高繼長之修。而其效不可預期。姑然聽就將於日月。二比補義最圓足。

懿子章 按此以礼維三家之僭。首言無違。便含末節義。後。啓樊遲之問而詳發之。以禮事親盡孝。即所以盡忠。

懿子節 按註不背于理。理字似不妨露。蓋從親之令。亦可自附於於礼。故下文説一礼字。使有森然不可越之意。討露理字與下文固無碍也。若并此不露。則夫子當日與孟孫面語。毫無着落。孟孫豈有不問之理。

樊遲節 按我對曰三字。言孟孫倘喻無違之旨。則不違固得。倘不

喻其音。無論違而失。即不違亦失。全要在我對曰三字上描寫。

何謂節　按此礼自天之所秩。王之所制。言生事二句。見人子事親。自始至終。毫末不可假借。皆切名分上講。詳得為而不為過輕重在不得為而為之上。

武伯章　饒雙峯此非待有疾時始憂。即無疾時亦常憂。其愛護之不謹。而有以致疾。此正見父母愛子真切處。　呂晚村不說人子之心。而反說父母之心。是對始語。只說父母之心如此。不說人子宜如何体父母之心。是歇後語。詞氣極冷極活。

子游章　按敬是養中一段真意。崇奉不敢怠忽意。即所云聽于無聲。視于無形者也。

子夏章　呂晚村不說色應如何。應如何便可模擬。便未為難矣。隨

難矣隨時易地。其道無方。舜之齋慄。有齋慄之難。老萊之嬉笑。有嬉笑之難。中有一分孝。外便有一分色。自然流露。無可掩着。惟處原不在色。：由於氣之和。：由于愛之深。而所以能深能和。必天性學力。並至此所以為難。 按服勞奉養時。若仍有孝于自然和順之色。則即此亦足以徵孝。

吾與節 四書鏡此節只是抑揚其詞。以警顏子悟道之妙。固非顏子愚於始而知于終。亦非夫子始疑其愚。而終信其不愚也。固抱錄不違註云、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意不相背。是說他心裡。有聽受而無問難。是說他外面。夫子口中。只說得外面。下半截方有出他心裡來。此時夫子意中。原曉得他心裡。口中卻不說他心裡。所謂婉轉其詞以形容之。 按凡不在夫子面前即是私。：原兼動靜言。省是徵察其受教與否。不曰行之而曰發。這此一發

最有力。如草木生意充滿。鬱勃于中。而暢茂條達於外也

視其章 按此章是爲人論觀人之法。當詳細如此。不是聖人自夸神鑑也。以屬事。由屬意。安屬心。是事由意造。意從心造。觀之之法。直是一節密一節。焉廋不是人不要廋。亦不是人不敢廋。直是情窮勢詘。更無可廋之處耳。

視其節三 按知言窮理是一層工夫。以知兼善惡由與安。俱屬善一邊但用個觀。只看得意之爲己爲人。察則細省他心之能樂與否矣。察其所安。謂察其心之所樂者。果在是與否。不是察其安不安也。朱子。所安是他平日存主習熟處。他本心安如此。雖所由偶然不如此。終是勉強。畢竟所樂不在此。依旧又從熟處去。

人焉節 按此章全爲僞君子而發。焉廋重恶一邊。

温故章 困勉錄新非求博。非好異。蓋義理原是無窮。學問本自無

盡。即所旧聞尋繹不已。則就其中愈久愈精。愈体愈熟。或因舊聞而引伸觸類以爲新知。或守旧聞毫無所加。日新又新。亦是新知。或覺今是昨非。又不妨洗滌舊聞而突起新知。此亦何嘗温故。而總由温故得來。故謂知新而可離温故者非也。謂温故即是知新者。而更無知新之学亦非也。按此爲求知新而不温故者發。新自今日知之偶及者言。而明日見爲已知。又成故了。都只在聞見工説。爲人師只帶言不重。

不器章　按君子内已已体用之全。器字有得高。則不字身分愈出。

方靈皐文云、雖或發於成業。終身於一事而不遷。然不過即其時地之所遇。以擇其利實。而利物者。可以信其非器。即已効者。不得謂其獨優。即或脩身慎德。闇然若世事之不識。然一旦付以生平所不習。以試其經綸。而疑之者。詫爲意外之功。而信之者。知其爲

本然之事。

先行節　按此章為君子而發。不是論言行。故先行二句。必須歸合君子。方為得旨。其言指所知所得之事理。乃所謂未言之言也。行其言実：有踐履工夫。在從字有斷然不敢馳驟向前意。若云吾所知之事理。必躬行有得而後見之言者。是則為君子。君子非徒以言尚也。

周而節　按周與比外面似一樣。只在心体上分別。君子大道為公。即德有不及。而理無不及。是之謂周。小人私意自為。即恩無不及。而意有所偏。是之謂比。周比從接物上見。和同從共事上見。驕泰從處已上見。

學而章　張彥陵思學原是合一的。學之精察處是思。思：之篤実處是學。學：而不思。只是空習個硬套子。心体上全不明亮。故曰罔。思

而不學。只是空見個景象。全無根據。心体工毫不安穩。故曰殆。蒙引學矣而又思其所得之理。則所學者透徹。思矣而又學其所思之事。則所思者着實。

攻

攻乎章　按凡與愚夫婦同的。是為同德。與愚夫婦異的。即是異端。攻者為之倡者。亦有為之徒者。總是欲索其中之趣。有不得不止意。害兼人己也。已是咲詞。

誨

誨女章　按聖賢之知只說義理。但心有自欺之蔽。則義理有所障拒而不明。能去其蔽。心体工便毫無所障。此是知一句本義。由此而求一層。固圓足是知也道理。但所去自欺者。亦自粗細。掩飾是小人之自欺。強以為知。是賢者之自欺。朱子引証節來証最明。

干

干祿章　呂晚村祿原不是學問外事。所誤在于耳。在中者道理知此。學者未嘗計及。亦不必計及。應固在中。不應亦在中。多聞二段。

以子張才高意廣。看得言行不打緊。故極言寡尤悔之難。看兩則字如何鄭重。

干祿兩節　按。子張之干祿。與世俗異。彼非貪祿者也。不過欲借祿。以遂其濟世之心耳。又多聞二段有三節工夫。一節密一節。愼言愼行。謂即其不疑不殆者言之行之。小心敬畏而不敢忽也。兩則字正見得尤悔之寡。大是難事。言寡尤二句。亦不可說得自然。末句見修德而祿至。固是在中。即不至亦是在中。蓋只論在我有得祿之理。不論得不得也。

何爲章　按。舉錯前有淸心寡欲窮理知人工夫。有此工夫。直枉先看得眞了。民之服不服。所由然。自一齊透入骨裡。舉錯乃特爲導竅通關。如枘鑿之相應矣。儲作云、自朝廷舉之無不名爲直。自朝廷錯之無不名爲枉。直枉所佳有存者名耳。而其實在焉。實者是非之。

所附也。即是指之心所由附也。自直不可不勸。于是乎例有舉。自枉不可不懲。於是乎例有錯。舉錯所僅行者例耳。而有情和焉。情者好惡之所形也。即好惡之性所由形也。二比透發所以然之故。

康子章　按敬忠勸此皆小民心性所自着。非可迫而動者。以莊則君長之分嚴。民雖敢有厭斁之心。孝慈則父子之情篤。民雖忍有疑貳之心。舉教則師儒之責盡。民雖敢有怠棄之心。三則字正對他一使字。使有強迫意。

或謂章　按由家而國。由國而天下。道本相貫。此政之順而推之者。國自為國。家自為家。職當各盡。此政之分而見之者。子所云政是據其分見者而言。雖屬权詞。實則至理。

或謂節二　按惟孝二字頓斷。孝然後友。孝友施于有政。施是推廣意。所謂推者有二。一是以我之孝友。而教家人以孝友。一以孝友之

心。而推之爲内外長幼尊卑之分。使秩然就理。雍然太和。使是太平之象。大同之治。是亦正已及人布之優〻矣。何必從公卿大夫之後。朝考夕省始云政哉。

無信章　按人之無信者。不必論到行之隔碍處。方見他不可。就他當下無此實心。便已失其行之〻具。不知其可。是詰問語。猶云如何是好也。不可行意。直至末句透出。信字只就持身涉世上講。何以行止就車言。正意于言外找出。

子張章　按朱子云此章最重因字。其所損益。亦只要扶植三綱五常。又云三代之礼。大槩都相因了。所損益也。這損益得這些。是損益皆從礼上見。非于礼之外別有損益也。中二段。只將所損益三字。連上夏礼殷礼講。而以可知也。另作一句。便大義了然。

子張節　按世是帝王興廢相禪之世。与三十年爲一世之世不同。

子張十世之問。以千古之文於周為盛。似處于無可復加之勢。其
意蓋欲以觀礼变也。
殷因節　按礼以経世。合禮無所為世。〻因禮為損益。合因無所為
損益。故可知。　語類所因之禮天做的。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禮。
是人做的。故隨時变更。　翼註大凡有定者可知。無定者不可知。
今三代相因是有定也。雖有損益。不過畧用其因。是無定而未可
始無定也。故總以可知概之。
非其章　體註此要人循分意。一則越乎分。一則歉乎分。諂與無勇。
即就上文斷之。不作推原看。
非其二節　按祭所不當祭。豈是敬神。不過一點求福之心耳。故直斷
其為諂。至見義的人。雖其胸中原無難見。然既曉得是義。便當為
了。却因循畏葸。而不為是其氣先餒也。非無勇而何。

八佾

季氏章　按｜孔子生於魯。是記者之言。是可忍二句。方是孔子語。忍有敢忍容忍二意。敢忍是指亂臣賊子之心。容忍是縱亂臣賊子者之辭。當以敢忍爲正解。

三家章　按｜舞佾是季氏所獨。雍徹是三家所同。書法有正名分意。責三家。有朋比爲惡之意。夫子不說他僭竊。只說奚取。今三家索然無可回答。并不許其明言僭竊也。語愈婉愈嚴。

不仁章　按｜不仁之人。必假礼樂以自飾。但禮從心之敬生來。樂從心之和生來。人而不仁則其心已亡。雖用礼樂。全無和敬的意思。亦只在外面襲取。不是從中流达出的了。兩如何猶云奈礼樂何也。辟如穀種完固。方生出枝葉。若穀種朽壞。如何生枝葉。雖剪綵爲之。終是假的。

林放章　按：放激於當時文勝之非。而問礼之本。夫子亦激于時弊而指出寧儉寧戚之近本者示之。使悟先王緣情因性之旨。而本已隱然有可思。此夫子雖禮以維世意。困勉錄以本始之本言。則儉戚是本。以天下之大本而言。則非特奢易非本。即儉戚亦非本。則儉戚之失中者非本。即儉戚之得中者亦非本也。蓋一則体用対言而体為本。一則就用之始終言。則用之始又為本也。侗案人心一念之忠信。未可名之為今文質。而文質緣是以生。此礼之本也。夫子非不能直言之。但救當時之弊。則曰寧儉寧戚云。尔究竟本字。上章仁字已逗出了。

林放節二　按：放所問本是泛指制禮之初行礼之始言。說本根固非。說本質亦太早。淺說本末兼該。乃礼之全体。逐末者必忘本。若有本則有末。而全體在其中。

與其節　料子首節礼字兼吉凶言。此節禮字对下喪祀泛以吉凶言。　胡氏峯本有二。其末亦不同。根本之本。其末亦為枝葉。枝葉出於根本。而亦能戕其根本。可相有不可相無。本始之本。不流必有失。礼始於儉。末則必奢。故曰與其日寧。儉孔子因末流之失。不得已而為反本之論也。

夷狄章　此傷中國而借夷狄以甚之之詞。有君謂其臣知有君也。亡者視有若無。就以上說。

季氏章　按與字乃慨問之詞。非婉商之語。能弗能。只論冉有自己。不論季氏從否。嗚呼二句。是冉有不能救而夫子代為救也。論理時即使泰山享他的祭。在季代亦不應祭。夫子之言。特欲借季氏知其荒耶。然道理實是如此。

君子章　按首句每易說得太高。便似老莊齊物之意。非聖賢語氣。

只説是抑然自下不多歆工人。方與雍容揖遜意思一線貫串。次也句只是喝起的話。言欲求其爭除非是射。揖字實。讓字虛。讓正於揖見之。揖讓二字貫下。始射而升堂。既射而復位。射畢而飲。是三節事。其爭也君子。要在爭之中見出個君子来。正與和光同塵者有辨。

附射考大射之禮。三耦進。三耦出。每三人為一耦。凡耦皆立堂下阼階之東南隅。將射時耦同出位。西面揖。旋轉當阼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復北面揖。此三揖也。共三揖。然後升堂。各發四矢。勝負既分。復一揖。下堂復位。俟衆偶降畢。勝者仍照前三揖。不勝者升堂飲酒。凡飲酒必送爵。今自飲而不勸。以示罰也。

巧笑章　按通章以言詩為主。子夏之問是不要緊的問。夫子之答亦是沒要緊的答。惟忽然想到礼工。於口頭語發出一段道理。方見善悟。若説他問時先有重看意。反把悟處呆了。

巧笑兩節 呂晚村子夏特讀錯一為字。詩人於為字上微逗一斷。為字讀得重。本意是因素為絢。子夏將素以為三字一滾下去。為字讀得輕。便輕認即素為絢。此所以起問也。 困勉錄質字有本質之質。有質朴之質。林放章質字。是質朴之質。此章美質々字。是本質之質。 按繪素即是素絢。只一後字答他為字。而詩意了然。

禮後節 按此禮字即指三百三千美盛處而言。故曰後。々指礼之本。然說謂有忠信為本。而禮以之行。礼自在忠信之後。非謂人得而先後也。後亦非薄之去之也。詩礼並無干涉。而子夏忽然有悟。故夫子許之。可與言詩。只為其篤學能通悟耳。粘然礼字入詩。便是算伯。 又礼後乎。是悟語。不是問詞。子夏此言非將礼字抹殺。正是他深於求礼。見得礼非無自而起者。又礼後不是文後。礼該文質。通体俱後。

夏禮節　按夫子欲合夏殷周之礼。以爲百王（損益）之大法。故有此嘆。能言者。謂即其文而制作之意。可推舉其細而綱紀之大可識也。文獻各兼在朝在野者言。足則能徵。不是絶望之詞。言苟綱羅散失。庸或可足。以爲參質。則夏殷之後。有傳書有傳人。則我言有證。而禮乃因以不墜焉。有無限低徊冀望意。

禘自章　按註中兩層。雖不容說破。然着語自須对針。其兩層尤重在後一層。或問云程子以僭礼言之當矣。然不察乎失礼之中。又失礼焉之意。則是自其未灌之時。已不足觀。不必言既灌而往也。可見魯祭非礼意不甚重。全重在誠意一層上了。

或問章　按通章只重不知也句。知其說者云〻。只是見得難知意。故冀註云此不可但云通幽者必能達明。格神者必能感人。蓋七廟祖禰。猶曰吾所述事。天地百神。猶曰吾所靈承。至於始祖遠矣。

始祖所自出之帝。遠之又遠矣。音容不相接。世代不相近。乃能知其精神一脉之所相聯。而聚精神以格之。則豈不知宇宙民物皆我一体。皆可以精神聯而格之也哉。故曰如視諸斯以治天下而如視諸斯。則禘義深遠。無所不該。洵乎其説之未易知也。説字深者。在礼文礼器之外。註理無不明。從知其説内者出。誠無不格。即在理明内者出。

如在章　按上節記事。下節特記其常言以證之。而如在是門人形容夫子之語。若孔子之心。則固見其実在也。如不祭。有歎然意。但聖人所歎者。不在礼而在心。盖人能代我之身。不能代我之心。即能代我之心。亦不能代我所自致之心。故曰如不祭。

如在節両　困勉録。鬼神来格之理。不易推測。若如范氏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之説。則是神之有無。係於我之誠否。而天

下之所云鬼神者皆妄也。若云已散之氣。隨祭享而聚。則是其既死之氣。猶潛寓于宇宙之內。而宇宙間去去來來。只是這些氣了。佛氏之說。儒者不當盡斥其誕矣。性理大全李路問鬼神章。朱子說似明白。人死氣雖終歸於散。亦未散便盡散。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可感通。然已散者不復聚。故謂佛氏之說爲非。觀朱子之說。則祭祀之來享者。是氣之未盡散者。非散而復聚也。推而言之。氣有盛衰。則散有遲速。聖賢之氣。浩然塞天地配道義。生則澤流天下。沒則神在萬世。無死生。無聚散。而獨行於古今者也。如伯有爲厲之類。是邪氣之偶聚也。佛氏所云。鬼復爲人。其信否雖不可知。使其果信。必是氣之未散者。若其既散。則無復聚之理矣。大約聖賢之氣。萬世不散者。正氣之常聚也歟。

與其章　體註此聖人以理捍奸雄之心以禱字折他媚字。以天字壓他與灶字。都不着自己與實身上。詞嚴義正如此。

與其節　徐自濱氏祭而奉神于奧。必先由灶而達。實意謂欲得君。必先由己而致也。又以奧特設西南隅。乃棲神之虛位。君之擁虛位也。猶如。按五祀孟春祀戶。孟夏祀灶。中央祀中霤。室中爲中霤。孟秋祀門。孟冬祀行。即井間道路也。

不然節　按不然二字。下得斬截。天指上天。獲罪即指媚之一念。言起念不可令天知。使是獲罪於天了。不應作推開就平日言。

周監章　按此章是夫子自表其憲章之心意。只重在首句。蓋從周由文盛來。而文盛又從監二代來也。監夏監殷。則以忠信爲學禮之原。以質素爲行礼之本。而品式以定。經緯以彰。周之文何其盛。從周而頭之見丕顯丕承之謨。微之体敬止敬。勝之神述而觀會通

之盛於一身。達而普大道之公於天下。非若凡民之不倍已也。

附新安陳氏周之文。亦承夏忠商質之後。風氣漸開。不得不然者。況文武周公制作之初。損益盡善。夫子之從是從盛。時文質得宜之文。非從周末文勝之文也。按此文盛。原無氣數与聖人兩意。

太廟章 呂晚村言每事詳慎。正是礼當如此。我亦行禮云。尒乃辯明礼意以教或人。非自解知礼也。故知字不可夾帶入來。是字直指敬謹之意。礼字只在道理上說。不在自己身上說。則辯明處仍是凜然敬謹之意。即此言亦禮也。可知聖人無時不是禮。

主皮章 困勉錄禮射武射。在盛世是並行的。在夫子時。亦不是廢礼射不用。只是雖礼射亦主皮。又此是嘆世亂而不得不用貫革。與他處譏變古者不同。所謂言古之道以正今之失者。失不在貫革。而在於所以不得不用貫革之故也。 按古道只按周初言。

翼註非是

告朔章　按丨子貢欲去。只照註惜其無実而妄費解。句不可易。至羊
與礼不是両件。賜者求是羊。子者求是礼。愛礼即在愛羊上轉出。羊
註中羊存猶得以識之。是存羊即存礼也。而可復焉。是因羊可復
禮也。而意當兼發偏主不得。

告朔節　按丨告朔有三重焉。尊正朔以重天子。告太廟以重祖考。脩
月令之政以重民事。

賜也節　按丨此一羊也。在子貢見以為羊。在夫子見以為礼。以羊為
羊。是礼在羊之外而礼亡。以羊為礼。是礼在羊之中而礼存。此本
王氏困勉録取之。

事君章　湯丨霍林禮自有個準則。盡則止於礼之中。諂則出於礼之
外。　姚丨尊生人以為諂。此人是何人。独非事君人乎。自有此等人

臣。子且不畏礼而畏人言。

定公章　按此章夫子有上下交責之意。有明良交泰之思。使不是役使。只作假敬看。礼就外面節文言。而已待之以誠意。忠在致君効力處見。若云儀節之礼非禮。職分之忠非忠。其説似深而实非。總該不真理之當然四字故也。

關雎章　吕晚村惟文王之德之盛。故宮人於其夫婦居室之際。寫来恰得性情之正。亦惟宮人身被文王之化。性情自好。故能寫得聖人性情出。贊詩人。亦深贊文王后妃之德之不可及也。　困勉録。即宮人之哀樂。可想文王之哀樂。故朱註專指宮人。蓋言宮人可該文王。言文王不可該宮人也。　按註中審其音。蓋即以詩之聲音言之。非謂樂中之聲音也。近来作文。俱以詩樂並言大謬。附時文李作。惟宮庭有淑女。斯天下有母儀。云何不樂。惟天下不

可無毋儀。斯群情不能忘淑女。云何不表。二比可云言簡意該。

哀公章 按當時君弱臣強。魯費不社。予言戰栗。勸其斯也。不知振弱在修德。不在修刑。扶魯在威臣。不在威民。故夫子責之。

哀公節 按魯有三社。周社者天子之大社也。天子為群侯立社曰大社。亳社者殷社也。武主頌之以示亡國之戒。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哀公因灾而虔。使有感慨時事。宗社淩夷念頭。予於此正宜對以撫邺斯民。為圖宗社計。乃只擧所樹之木為言極說要緊。且夏后氏以松之類。未必合天下皆如此。則沒要緊中又有疎處。至又言周所以樹栗之故。則有附會之失。而曰使民戰栗。則附會得又不是。上三句有兩失。下二句亦有兩失。而所重只在啓時君殺伐之心意。

予聞節 蒙引三句、只駟不及舌意。皆從截。而宰予失言之意在其

中。雖不咎既往。實以儆將來。按|說是陳其是非。諫是中其匡救。咎是指其既往。此三語正是不說之說。不諫之諫。不咎之咎意。

管仲章　按|此章是惜管仲。不是罵管仲。罷小二字。包括管仲一生。此即知礼與儉。亦無解於罷之小。況又不知礼與奢如此。此亦足徵其罷小之盈而溢也。

器小節三　佚滄柱|不知大學之道。其學術本領已失。是罷小之根。局量褊淺。心之所蘊者小。規模卑狹。事之所施者小。不能正身修德。則無以自治。而心之所向可知。不能致主王道。則無以治人。而事之所就可知。孟子終身薄管仲。不爲論本之此。但在夫子口中。只宜渾說。方不礙下兩問。困勉錄|以仲之功。較之春秋諸臣則大。較之伊周之佐。則小。不可云功大而器小也。功字亦即在罷字之內。按|罷字兼所受與所施言。所受者。多施出去亦不易瑒。所受寡

者。施出去亦易竭。奢而犯禮。亦是器小中發出来的病症。夫子非以此二事証器小也。時因武人之間而言耳。

太師節　按五聲六律被於八音者。皆以人之聲為主。由人聲相應。而生清濁高下之變。：而成調之謂音。合其音而播之樂器之謂樂。観堂歌間歌。皆是歌聲與樂器相協。若先漏部人聲。則失音之所自起矣。可知云者。謂收發聚散視乎人聲。而人教者以人心之理揆之。而可知也。以一成言之。堂工之歌聲。與堂下之樂器。既倫乃奏。是為始作。就始作時視何聲之起調。而絲肉合同。視何律之為宮。而堂歌齊一。如是者謂之翕如。由是而從。動而愈出者。聲與聲和而無所乖。律与律應而無所拂。則純如也。就此純和之中。聲有清濁。可以按律而分。律有高下。可以執管而辨。是為皦如。就此皦明之中。清濁相宣。若一氣之周流。高下相継。如貫珠之積層累。

是爲繹如。是而聚散分合。足以動四氣之和。而著萬物之理。樂於而一成矣。由一成而至九成。亦無非此自然之音節也。樂豈有所難知哉。此蓋將正樂而語之之詞。

請見章

薛文靖治世者以權用道。師世者以道用權。勞來匡直。木鐸於唐虞。删定贊修。木鐸于萬世。特孔子之天遠。特孔子之天隱。

子謂節

呂晚村此論韶武。非論舜武。而以韶武爲斷也。樂以象功。舜武之功皆極盛。故聲容皆美。功所自出。因乎德与時。此其所以不同也。

附時文李作

由其德音以境其德意。盖渾然一優柔平中之發。求所爲粗厲猛起者無有也。因其德容以想其德心。盖冲然一雍容揖讓之風形。求所爲發揚蹈厲者無有也。盖温恭文明之懿性而安焉。故其德盛而化神者。沕行洋溢而不自知。中天太和之隆時運值焉。故其人動而天應者。歡欣交通而不可禦。信乎時

德參會而治功成。上下同流而大樂作。又盡善也如此。夫豈後之所能加哉。

居上章　按。此是夫子崇本之論。寬敬哀俱以心言。心本也由此心行出。即未必盡其中。而本實未撥。猶有可觀。不然縱上有條教號令。禮有威儀進退。喪有衣麻哭踊。皆爲末節。失固失也。得亦失也。更何所據而觀之。

里仁章　按。此章當與事其大夫之賢者同看。不作寓言解。註仁厚之俗最斟酌。蓋一理安得皆仁者。但有仁厚之俗已美耳。擇字輕處字重。不處仁兼知不知看。處仁意只於言外見之。

不仁章　按。不仁者惟其本心。故必濫必溢。仁者知者能全其本心。故不濫不溢。註中仁者則安於仁。知者則利於仁。意雖有淺深之不同。要皆能不失其本心者也。無適不然。不易所守。使已得不濫

不滛意了。非謂不濫不滛。便是仁。亦非謂安仁利仁尚屬泛言。而以處約處樂。添在言外也。

仁者章　按仁者仁字內。已含得無私當理意。故能好能惡。即其當理處。而無私心三字。惟於惟仁者下補說。所謂公生明者此也。所謂公生斷者亦此也。　丘毛伯此理在心為存遏。行於世為彰癉。仁者之能好能惡。即此心無以尚。不使加之行境也。

志仁章　按志仁是以心言。無惡是兼內外言。於字是將這念頭專向在仁一路去也。如志在克復。則非禮之心與事自然絲不入來。志在敬恕。則不敬不恕之心。與事亦自然絲不入來。故曰無惡。苟訓誠。是無二念意當重看。

富與章　按此章是力行之事。一節容似一節。亦一節難似一節。不是現成語意。故兩不字去字違字及兩必字。俱要作用力字看。通

章有兩截工夫。首二節作一截。末節作一截。上一截見耳目口体之欲。皆緣境遇而生。故當精以察之。下一截見言動視聽之礼。皆由斯須而違。故當以一守之。

富與節

丘毛伯　不處不去。若在富貴貧賤上料理。只是揀擇世上好爭去做。豈便是仁。直是念念見所欲有甚于富貴。所惡有甚于貧賤。揆之本体。自不見有可處有可去耳。人見是不處富貴。不去貧賤。君子只知是仁

按此則不處不去。兼身心說。重在心一邊。

莊忠甫　君子非富貴。惡其處富貴之心。非好貧賤。惡其有去貧賤之心。處之去之之心。非必待貧賤富貴之交也。一念稍違。即是閒門納冠。身雖未嘗服三公享萬鍾。而不知心之處富貴。固已久矣。身雖未嘗離草莽釋疏褐。而不知心之去貧賤。固已久矣。

去仁節　按承上不處不去來。言是即所以為仁。天下共見之而名為君子者也。于此不苟。則道心勝而仁存。足以立深造之基矣。於此或苟。則人心勝而仁去。且不免有虛声之愧矣。註中貪厭二字最細。在自己念頭上看出。

無違節　按此節達上欲惡講。却不可單粘欲惡講。細玩口氣。言君子非從于富貴貧賤。不失其本心而已。蓋仁之違。不必在大。即一念一事之違。而於吾仁之体。已有纖之微之不相合者矣。故必至無違于終日之間。而求仁之功始益密也。然是猶其暇豫時也。有如造次亦必凝一以居之。不以震撼易吾常焉可也。然猶是燕安時也。有如顛沛亦必專確以赴之。不以險難渝吾素焉可也。君子之求仁至於如此。庶几由粗以及精。自易以及難。無所不盡。其力斯心之德全。而無愧于君子之名也。

未見章　按第一節理當見而人未見。次節是未見其事。三節是未見

其心總是成德之未見。而深望人之用力於仁意。

未見節　按好惡俱着自己身上說。好仁惡不仁。兼資稟造詣言。無以尚不使加。只是寫出好仁惡不仁的樣子與人看。不可說此地位難到。若說難。便失激引世人意了。其為仁矣。、字作也字看。是斬截語。此与下節分別。只在用力之盡不盡。不得强分安勉。

有能節　按用力兼明以察幾。健以致決言。一日是昏昧忽開。振懦起強之一日。力曰其力。則是仁為心之理。力即心之精神。其轉關處在只用。一日用則一日足。終身用則終身足。此何等容易。安有不足之理。者字不作人字看。此節是夫子發言主意。

蓋有節　翼註蓋有之矣。是擬而未定之詞。只輕帶過。註昏弱二字。昏則不能察幾。弱則不能致決。我未之見。与上有別。言人即有力不足底。今并力不足者亦未之見。則人原不肯用力可知。

人之章　按實川文通節俱以君子小人並言末句亦照註兼仁不仁說。其說雖千子取之。今者来亦未安。蓋此章自是為君子而發言。不特觀之仁而仁可知。即觀之過而過處。必與小人不同。其仁亦無不可知耳。上二句正是說觀法。輕通不得。虛衍不得。至入下截。亦不得離上二句講觀字。

朝聞章　按此聞字要看深。如上孔子所云下學而上達。易所云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者是也。未着可與二字。見死猶可。有何不可語。自平宜。又夫子此言。只是甚言道之不可不聞也。朝夕二字只作設言看為是。

志道章　按志字淺看。若真個能志。寧有以衣食之惡為恥者。未足與議。不重議上。只是鄙其識趣不高。

君子章　困勉錄君子制事偏執之心不可有。而察理之心不可無。

雖因天下之自然。而未嘗任天下之靡然。呂晚村適莫與義。正相反。然無適莫。而不精于義。都無是處。古人所謂無私心易當理難也。無適莫下。目當作一波折接落。近說好言直截。謂不用適文為妙。吾所不解。又按文勢雖似直下。然無適莫而無義以主之。必流于佛老之猖狂。觀註引謝氏說可見。

懷德章 呂晚村懷字與喻字不同。喻是知。係下事。懷是意。係下事。喻是分曉精深。懷是起心發念。歸功慎獨。方是儒者脉縫工語。翼註此辨君子小人於心術之微。要人慎所懷意。

放利章 按利不專是財利。凡便宜處皆是放利而行。凡行處必占盡便宜。更不留餘地與人矣。怨安得不多。湛甘泉好利者心之疾也。何計人之怨否。此特對常人言耳。

能以章 按此為當時君大夫。徒事威儀文物以為禮。而無辭讓之

實心者發。讓字應從禮字轉出。言就他行禮時心中不以九重為得肆。不以威福為恣睢。凡礼之行。全是謙然真意貫徹於其中。故能使百官萬民。皆化于讓。以成於變時雍之治。

無位章　按此章以位與名平對。俱就學者言。揔見君子之學。務內不務外也。患所以立。即所云隱居求志是也。可知言可以當人之知。非求所以致人之知也。揔要在自已本領上討個着實。非以恬淡為高。如淺夫之借以藏拙。亦非貪位求名。如世儒之徒相躐逐者可比。

吾道章　按子云一以只言体要之貫。即體中之用也。參告以忠恕。以只言用要之忠。即用中之體也。子言吾道。則非品物之流行可知。曾子曰夫子之道。則非下學之勉強可知。一聖一賢。無異旨亦無異詞也。

吾道節　按極天下之至賾而不亂者。子之道也。然寔未嘗不典要。切天下之至動而惟變所適者。子之道也。然寔未嘗不簡易。故曰一以貫之。以字不着力。曾子平日寔踐功深至此。而渙然冰釋。直見所為典要簡易者。故受命如响。有以超然獨得乎其宗也。

子出節　按門人聞一貫之言。都在心上理會一番。所以必待子出後問。此問不是疑一之何所指。只是見夫子平日論工夫体用。俱分作兩截。至此似偏重在體一邊了。所以質疑。曾子云夫子之道。明是言聖人之忠恕了。盡己推己。不足以言之。故註先解忠恕字義。而後以至誠無息為言也。講末二句。當云乾元統天而資萬物之始者。誠之無妄也。在聖人心德無妄之盡。即學者所謂盡己之忠而已矣。乾道變化。而正萬物之命者。誠之立。在聖人則應物無私之極。即學者所謂推己之恕而已矣。如此看方融洽分明。又

須知未呼以前。曾子原在恕工用工。豈不知恕之不離乎忠。但彼時只見得逐事而行之以恕者。亦逐事而主之以忠。到既唯之後。乃知萬事萬物之所以然者。這一片実心所為。則是前之所見者。逐事之忠。而今之所見者。是統体之忠也。首節註云、但未知其體之一。謂未知夫統体之一耳。又曾子平日以篤実之資。而為精察力行之學。三省一章。是其用功得力處也。自是以往。亦惟有益容其誠身之功而已。

喻義章 按此指君子小人之已成者言。義字與利字對。須從公私分界處。勘出存心之不同。故義字不在處事得宜工說。喻字深者。篤好在喻後。志習在喻先。小人喻利。亦非必無忠信廉潔之行。要其隠微端倪之端地。只從人事利害上得力。此謂喻利之深篤。若貪汚一派。知利而不知害。知近而不知遠。此并不能喻利者。

見賢章　龔慮身　此章思字者字有九。俱在心上說。俱是切實工夫。須於未見之先。原有一個爲善去惡之心。故隨其所見。便能思能省。　按賢不賢須淺看。只就一行上說。從源頭說來。見字前已畢有存心致知工夫在。

幾諫章　按開口說事父母三字。便見得不應諫者。不應諫而又不得不諫。故用幾。朱子所云不要攔截他漸漸從容以開道之是也。不幾諫即是敬。不是到不違時。方敬。不違不怨。到底只是幾諫。通節眼目在事父母三字。須處處喚醒。

遠遊章　按註云親之念我不忘。此是所以不可遠遊之真命脈。遊必有方遊字。輔氏作近遊解極是。蓋云父母而在。子即近遊。猶必有方以慰其思念。況可遠遊乎。

之年章　張彥陵人當中年以後。日衰一日。而人子日侍親側。或至

習而不察。故夫子提出不可不知以儆醒之。蓋生息之机。頃刻不停。精神血氣。漸移漸换。人子若用心察察。則日改月変之際。雖毫髮不同。亦必有以周旋調護于其間矣。 按知字註訓記憶。二字可味。蓋記憶而時時掛在心上。則時時有周旋調護之法。凡所云視無形聽無聲者。俱已在裡。非一知便了也。

古者章 按恥字是推原所以不出之故。此一字是他終身策勵處。縱躬有逮日。而恥無已時。 又人苟自料其躬之可逮而出之。則亦可免于恥。然出已在先。逮猶在後。况既出而求逮。猶在未定之天也。而妄意之以探其美于己。獨能無愧於心乎。

以約章 按約是收斂近裡着實的意思。以字見把柄在手。一息不照管。即軼矩矱而不知。所失多矣。惟時時以此節情。以此制用。則循蹈規矩。不失尺寸故鮮矣。 附明文吳作。無浮慕于達人之樂。緊

而肆焉以爲通。則其所合于矩度者常多。無自悍于名教之嚴。而放焉以爲遠。則其所遺于檢點者常少。以能約者而才足以濟。則敬畏之意。益足以善用其所長。以能約者而才不足以濟。則謹嚴之心。猶足以維持其所短。

欲訥章 樹此章乞繫在一欲字。須先將訥言敏行事而。一筆撇開。專向欲字着精神方妙。蓋第曰訥言敏行而已。此猶未足以盡君子也。惟窺君子于言行之前。言行之後。時時見得訥敏之易。而欣然欲訥。欣然欲敏。又時時見得訥敏之難。而斷然欲訥。斷然欲敏。矯輕儆惰。不得之言行。而得之此心。如此者則欲字意味始出。若泛泛說來。與他處何別。

不孤章 按此章書意原以勉進德者。使無疑沮也。不字必有字語氣甚斬截。須直向源頭說下。蓋有德之人。雖恬淡方嚴若無可親。

然秉彝好德。人有同心。雖為氣稟物欲所拘。此心必無盡泯之理。故声應氣求。在所必然。隣有相親附。相夾持二意。

事君章　按此非要為臣友者畏避緘默也。正欲其善用諫諍。以全其倫耳。數者原有一番苦心在不可全。然抹煞原君友。原非十分拒諫。全然不欲聞過者。但喋喋不休。以致疏辱。在我亦自有過當處。不得止歸咎於君友也。

公冶長

公冶章　困勉錄總見聖人擇配在世俗之外。不必作抑揚口氣。須知公冶亦是可免於刑戮者。南容不必不在縲絏之中。聖人只論人不論遇也。而賢豈有優劣哉。　仇滄柱時解謂重表兩賢素行不重擇配者非。夫婦人倫之首。聖人專取人品。真萬世議婚之法。

公冶節　蒙引可妻全在素行上。只偶指一事。以言其無害於可妻。非可妻之實也。縲字是緩字虛。

南容節　呂晚村此相南容之德罷。非相其福澤位祿也。不廢二字當從慎于言行做出。謹言行何以不廢於有道。此中正有發明。刁蒙吉婚姻之道可知。選舉之道亦可知矣。

子賤章　呂晚村工截只講子賤自做工夫。從粗至精。徑域旋移。不可僅作一囫圇贊嘆語。演過。下截說箇君子便是淵源氣運。君子

之所由來。然不曾一句。贊魯君子。仍歸在子賤取友之廣。翼註作文須用反題正做法。於虛處着精神。君子哉若人下。大發子賤能尊師取友以成其德。而因歸功於魯之多賢。如此則魯無君子二句。亦不費講。斯焉取斯。亦只說無所取資。須要自家費力。不是說決不能成德。

賜也章　按瑚字與璉字。俱是借字。可影不可鑿。何器以通用之器其等非一。只辨大小。不辨美惡。瑚璉為先朝法物。不特今人所珍。而古人亦重。不特君相所求。而神明亦歆。總之子貢兩問然際要。不是封贊語。是他用功處。

雍也節　按此章不重辨明仁。只重斥佞。首爲用佞句。決說而實承仲弓來。末句亦然。非首句泛言。末句指仲弓說也。總之成人有仁

字淺。首佞字卻有作用。夫子不知其仁字甚微。首佞字正是不仁處也。

雍也節 按|禦字是以言語与人相抵敵也。口給二字。正佞与仁相反處。仁爲人心。佞者不内根於心。而徒外給于口。則本心之德盡亡矣。屢憎者緣折人以言。口屈而心不服也。着一人字。見不獨取憎于賢者。此是人心公忌處。而焉用語氣甚斬截。

子使章 按|學稍有得。苟存心於天下。則於人必有所濟。此夫子使開意也。學未大成。而此理未徹未悟。則雖澤被生民皆分外也。此開辭夫子意也。使與辭原不相碍。又以廣大精微講斯字。以全識定力講信字。以堅僻游移兩指講未能字。才見真實。晚村開之未信。註中謂其篤志者竪説也。謂其見大意者横説也。然有圈内外之分。不須于篤志中看出。見大意來。方爲得之。能見大意。開與曾

點所同篤志是閑所扶。點教高曠。閑教篤寔。故自有別。饒氏釋說字有三說。其實相貫。蓋惟其能見大意。故不安于小成。惟不安於小成故篤志。

浮海章 困勉錄按桴與之嘆。與浮海居夷之嘆。總由道不行而商量去就之詞。可見聖人胸無適莫。然到底只是歸魯。又可見取材之妙。此節註中假設內二字。內便有商量之意。不要竟作憤世說。

武伯章 晚村仁是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之謂。若於此有纖毫信不及處。則或日月至焉。固不可知。或人欲紛起。天理漸滅。亦不可知。若欲舉其全体而言。當下便要承當此一字大緊難說。至于治賦為宰與言到蓋得仁字後皆可點鐵成金。若其未能。則治賦自治賦。為宰自為宰。與言自與言。與仁字總沒交涉也。今人有云仁必全体既備而後可知。必舉念皆理而後可知。是洞見那本原之論。

王宇泰仁道至大至精。勇者不得而借其力。藝者不得而用其才。能言者不得而施其辯。當時皆不識仁。故因武伯之問。而晉以不知答之。與其才正是不與其仁也。若云發見事在功。而非萬物一体上流行耳。按上兩說。章意重在仁。才只帶說。

武伯節兩 按不知也者雖其詞也。蓋不能必其有。亦不能必其無之意。按又問仍是問仁。治賦兼有勇知方言。勇足以撫三軍。而未必能克一念之欲。故不知。可使自用人者言不自三子言。

求也節二 按邑宰主治民。家宰主治事。兼足民能藝言。才藝足以理煩劇。而未必能理衆欲之紛。故亦不知。赤非言語之科。當跟礼樂素嫻說。可與言兼不亢不卑二意。文章足以揮一時。而未必能完一心之粹。故亦不知。

孰愈章 晚村純是夫子引進子貢妙用。有縱有拿有殺有活。須向

子貢境界大。俠中勘驗弊病分明。方見聖人四把路截。逼拶到離剝三寸處。真是老婆心切。

孰愈節兩　按子貢是聰明自恃的人。忽把如愚之回比勘。冷然一唱。要他尋向裏面去。不是平平比較之詞。何敢句正是他迴光返照。認取自家面目。聞一二句。不過摹寫何敢望光景。十與二不是數目。只借來代始終彼此字。此二句須說得抑揚。

弗如節　按弗如也三字。是死煞語。下句只在當下鞭策。自知自屈。只此是吾與女處。不論從前究竟。由此可至於無弗如。止好言外推一步帶說。不得認容為主。反略目前。

宰予章　按此夫子為惰行者做也。首節重何誅。次節重改是。其言婉其責深。

宰予節　許敬菴人之精神振奮則日新。頹惰則朽廢。人之志氣清

明則靈通。汚濁則暗塞。故有朽木糞土之喻。

始吾節　李表一於人二字。極其感慨。俱暗指宰予。聽言信行與聽言觀行俱活看。夫子何嘗受人欺。蓋曰吾不忍逆之云尓。且始之人安得言行俱相符。亦豈謂今之人言行都相悖。蓋抑揚反覆以深儆之也。湯霍林始今非兩時。猶云我原是要如此。而今不尓也。一串說。

剛者章　按剛者心出于大公。仁義中正。常確守乎理之至一。剛者詣歸於至純。經權常變。每獨斷于事之至紛。故剛原兼体用言。而剛所由來。本資乎學。未見一嘆。然有深情。首句斷該重發。或人舉根必根之氣象。有似乎剛。子所謂慾。只就隱微粘帯處說。要深看。故程註下悻悻。自好句。慾之非剛。是就根而論。其実但云無慾。猶未盡剛之実也。時文云淡泊寡營之人。其心不存一事。無所主於

中。亦無所見於此。無慾尚非剛也。悻然自喜之人。其心無不可任衆事。始之欲以制物。繼之乃以爲物制。此慾之大異乎剛也。此數語最明。

不欲章　按子貢行近取之方。而欲漸及于純。循勿施之訓。而欲遽臻於化。于是有不欲無加之問。由其所言施受可任以充心人已可安於無事。信乎大道爲公之意矣。然至德望而難幾。純詣勉而有獲。子曰非尔所及見。徒存其欲之之心。不如實致其及之之事且見爲易及。而終於未及。不如思所未及。而求其必及也。末句只是勉而進之之意。非抑之也。

夫子章　按文章性道原是合一。但意却不重在此。只重在教不躐等上。學者身分參差。火候不齊。却在聖人心上称量得之。故文章可聞。以爲引進之門。至性與天道。夫子亦未嘗不言。但必視乎其

人。又必俟乎其候。故可與言者大難。而夫子亦罕言之。有不言而不可得聞。有言之而仍不可得聞者。如此看末二句便得。

子路章　按。本節十二字。只形容得勇行二字。未能行。不是力不從心而未能。只是方纔聞善時。豈能即便行得。而子路之心。已恐其有聞矣。推其心直欲盡天下之善而聞之。尤欲盡所聞之善而行之。然淺已。是何等勇果力量。

孔文章　按。學問二字。當切文子淺者。文子瀆倫棄義。夫子為之畧其短而取其長。善通先王立謚之意而為言也。

子產章　按。恭敬惠義。俱是本之心而達之事者。鄭之時君替臣驕。而子產獨以退讓守己。以小心事上。俗敝民澆。而子產往以教術敘良。以經制防敝。此為有合于君子之道。恭以不伐不矜言。敬以盡職言。惠以愛養言。使以約束言。義以裁制言。

平仲章　按此擧平仲之交以風世。可擬作同寅之想而爲國家所賴。意。上句虛。下句正見他善處。久交何以敬衰。一則久而易狎〻則不敬。一則久而易厭〻則不敬。

文仲章　按文仲工於事蔡。只爲趨避計耳。大夫持身謀國。不能自決行止。乃聽於冥〻不可測之龜。故曰不知。末句犹云是何等樣知也。語帶詭譏。

令尹章　按忠清以一節之善言。仁以心德之全爲。玩總註當理而無私心教語。二子事皆不能當理。心皆不能無私。因勉錄以子文爲心無私。而事未必當理。以文子爲事當理。而未必心無私看来未允。

令尹節　联拼無喜無慍。只是文子盡自已分上。見其忘私忘家。下二句是他爲君民分上。見其公尔國尔。雖有兩種義。合来究成個

愚字。

文子節 按無喜慍告新令尹。一節難一節。此處棄而違之違而復違。亦一節準一節。不得因焉得仁句。將忠清一槩抹倒。

三思節 按此就往事評論。借文子以立用思之準也。再字要看得活。事到面前。雖百千思亦只算得一思。蓋思以求其得也。能得時乃為一思。如是而又平心思索一番。便是再。再思以義理斷之。故是非可否。至再則已審。三則以私意揣之。故利害得失。屢变而不窮。

武子章 熊百甘知愚二字。姑從世態人情上論。或以藏机用晦為武子之愚。不知武子明目張膽。硬自擔當。只藉忠貞一念感盟主而靖國難。何曾埋頭遮面。假混裝憨。且以此為不可及。却把成敗論人了。 呂晚村是愚字只是乖巧人所不為者。非大智若愚之

愚也。即其不避艱險處。便是不可及。非必謂其能成功。而後為不愚可及也。愈說得時事之不可為。愈見武子之愚。愈說得武子之盡心竭力。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有多少不可解處。愈見得其愚之不可及。

在陳章　按。連說歸與。絕非感慨語。大意只是言道雖不行。而歸沐泗。亦未嘗無事業也。單言狂則兼簡意在內。言狂簡則狂是志大。簡是略於事。成章亦未嘗無學力工夫。然所重在質。此句却從狂簡內看出。言其秉氣英明。賦質堅勁。其規模之廣大。非卑隘者所能及。其志趣之高明。非平凡者所能企也。其立心制行。豈不斐然可觀。不知裁即在成章內看出。斷宜就小子說。言廣大雖可觀。而精微有未究。高明雖可喜。而中庸有未協。合上句看。是一揚一抑語。夫子欲裁意。只合于言外補出裁之之法。困勉錄云仍教以博

文約禮極是。蓋狂簡之成章。原在他知行工夫見得也。

伯夷章　按此無實事。只就他心境上摹擬出來。夷齊胸中。都是義理。人之有惡。只惡其惡。非惡其人也。既改即無可惡。故不念。然則齊夷疾惡之嚴。其意要在淑世。非絕世。以愛人非絕人也。惡焉得而不希。

孰謂章　按此是夫子於微處觀人。專辨直非辨高也。只乞隣便已不直。不必說到或人隣人而下俱瞞。方為不直。註中曲意循物。掠美市恩。總是違道干譽。

巧言章　摘訓工是諂媚。下是假詐。總是立心不直。小註說諂傾陷。及柴閉引東而動。奸險之甚。俱是推說太深。又不止立心不直了。然愚按立心不直的人。其敢必至於此。小註懲引所云亦未為過甚。此節只重兩恥字。正是激動他良心。發其愧汗也。

顏淵章　按聖賢相隔分量以為有廣狹者固非。而以有待無待別之尤謬。只在三無字三之字上分別。自覺有憾之意。而能到無憾處。自覺有代施之根。而能到無代施處。便是賢人地位。無私之至。純乎天理。盡人物之性。而無所容心。則非聖人不能與乎此。以此看朱程之說纔得分明。

顏淵節　救了凡人須要立志。人若無志。若樹之無根。學問皆無頭腦矣。程子提出仁字。又曰皆与物公。便見古之聖賢。其志全在天下國家。平居相對。躍然而出。

車馬節　只因之車裘共敝。頗類俠士氣味。然自聖賢志之。便成公物之心。此只在心体上辨別。

無伐節　按顏子志存克己。善且不見為己善。安知有伐。勞且不見為己勞。安知有施。無伐無施。看得顏子已溺己飢之意。方與此章

言志切不要看得局若無若虛一般。

顏閒節　按二子之志。亦寔寔將行于日用之間。體驗於理欲消長之際。然而仁道無窮。有累進遞工而不可竟者。故于路有顧闇之誦。而子言老安友信少懷。見彼之理得吾之理亦得。真所謂情順萬物而無情者也。故無憾無伐無施。有私心而無之者也。安之信之懷之全天理而順為者也。

己矣章　按緊要在一內字。註加以口不言三字。蓋但在口中自訟。只恁地訟了便休不得。此亦止能自知也。自咎在心。方能省察。省察既嚴。不克治不得。乃於改過為有望也。了凡云不靠口頭的說話來辨志。不靠來外面的意氣來振刷。只就心中一念獨知處。默默追求鑒辨以圖改過。

十室章　張孝陵大意只是勉人以學。將自己做箇樣子。不如二字。

正是提醒世人處。然只重人不肯學。上丘字輕帶。忠信或指美質言。或主真心言。自不相礙。好學有保守其忠信之功。有擴充其忠信之功。

雍也章　按。首許仲弓之可。使。然仲弓之辨簡。皆以其得簡之本也。居敬二字。是通章骨子。

雍也節　按。註因夫子使南面而想像其有度。是因下文論簡而想像其簡重。又因臨下以簡。而想像其馭衆之寬。實則但云有人君之度為于語氣差近。時文云権藉或不得為。學者第全其理于三代而後。治術宜所褎裕。吾儒可養其度于萬物之先。

伯子節　按。夫子之意但言其人之可。而簡只是明其所以可。如云其人的好處在簡。則是可其簡矣。非夫子語氣。只云其人亦說得去。蓋彼是簡的人也。語極渾融。仲弓于伯子為人。心有獨鑑。而就

夫子一贊證之。故有此問。其問伯子。已有居敬一節意思在。不但可使南面與可也簡內。俱包此節意在內也。

居敬節　按不亦可乎。是可其簡。非可其略民。　困勉録自始學言之。當從朱子之說。將是兩盡作一件滾做。不得至于德盛仁熟。篤恭而天下平。則又看做兩件不得。故此等處。須要知得異處。又要知得全不相妨處。

雍之節　按子之然雍。是然其居敬行簡之言。亦然其居簡太簡之言。偏來不一邊不得。

好學章　按易發而難制者莫如怒。怒之遷由於學之不足。而性未定也。顏子以中正居其心。以和平化其質。故未怒則此心無物。既怒則順應自然。氣動而性亦自定焉。一發而潛滋者。莫如過。過之貳由於學之未足。而仁有違也。顏子以敬畏立其閑。以強毅絶其緣。故

未過時清明既過時果確無誰。私去而狃不遺焉。則是然者人所不能無。過者人所不可有。顏子有其所應有。無其所當無。而學其廢矣。子所謂好學者以此。

子華章　按此章前二節。以義裁冉求之過。而重不繼富上。後二節以義裁原思之過。而重毋字上。但錄不當辭。只一毋字。已足。夫子何以又有與爾一言。蓋見得原思意思。實有難以相強處。故作此委曲語。此是順其意而還通之。正是毋字內妙用。若與他人言必無是也。初不可說壞兩層。

子華兩節　按張彥陵謂與釜與庾。亦見義尚可少與少益者。非夫子狗欲求歟。然此說是後來翻新語。其實照註不與當不當益者自妙。肥馬二句。隱然見赤毋不必慮意。又要對上與粟說。見此非出自吾友之與之也。

原思節二 黃貞父云思係聖門狷者。廉恥之道重。而有所不欲之念真。若以爲富官之難秘。而厚祿之不安。奉臣子敬事之誼。而畏詩人素餐之訊。是以辭也。此看得原思意真。又云就其心之所不欲。而量以義之有可通。若曰汝安則受之。君以恤私士以養廉。斯固其分之無所違者也。汝不安則推有餘以周之。豈無鄉黨豈無鄰里。斯亦其情之有可念者也。自愛其廉。抑亦愛君之惠。而不至於兩傷。安己之貧。抑亦濟人之貧。而不至於立異。

仲弓章 按此只泛論世類難拘。切不可粘着仲弓身上。雖歆二句幷山川字。俱不可着象說。謂其子既合當時所尚。而中犧牲之宜。其其用必矣。歆不用他。而以理論之。自有不得而舍者。故曰山川其舍諸。雖說神事。實說人用。蓋即神以況人也。

回也章 按章意重在勉勵其餘上。其心二字最要緊。蓋仁即所受

之中。：受之其心。故仁之久暫。視乎心之存亡。出入以為端。回自克復以來。仁道之根于心者。与時俱行。造次顛沛必于是。視聽言動無違礼。即歷之三月如一日焉。此在回之所造。尚非極詣。乃人之視回。已屬絕望。其餘非必無天心來復。道心為主之時。然始一至焉。則前此之違者幾何。繼一至焉。則後此之違者又幾何。蓋操舍之幾靡定。亦與日月為往來而已矣。然則不違者。逈殊偶至之緣。進之純亦不已。則漸可達天。然而數非在我也。日月至者。亦依稀不違之境。必其不息則久。斯誠能盡性。然而道豈由人乎哉。其餘亦其勉于仁焉可矣。又三月不違。已到無歉境界。即日月之至。亦是一日一月之內。常在于仁。不是一日一月之內。偶有一刻之至也。故知其餘亦已寡歟。

從政章　呂晚村知人任使。用當其才。以責望康子。亦所必至。若從

政之必取于果達藝。与果達藝之關切於從政。正教康子以識政。
要如義亦須發明。 又康子看得政大于才。夫子看得才餘於政。
何有不見大賢言聲價。亦不是蔑視事功。安見得三子之果達藝。
有俠、遊刃處。

季氏章 擬費宰之使。不必太看壞了季氏。只是探望以壓衆人意。
閔子之辭。不要說到宰非吾所優爲。費尤巖邑惟士是當面欺人。
聖賢必無此等語。總是費宰之辭。只是不善不入的意思。但出自
閔子語氣較和緩耳。

伯牛章 存疑執手是与之永訣。亡之以下是痛惜之詞。

賢哉章 擬人都說顏子安貧。其實只取顏子之精進。蓋緣他做得
博約工夫。所以有其樂。緣他博約工夫。始終不輟。所以能不改其
樂。 附時文楊作。喟然之起。其來于形氣者也。而天之所以命我

者不存焉。殆四真知夫天之所命。实有獨尊於萬物者。而豐然獨有樂于此。方且覺其探之無窮。体之盡無盡。有進而不已。以復于其量而已矣。庸知草瓢陋巷之為困也。而入焉而改乎。豐嗇之途。其遺于世境者也。而我之所以自立者不存焉。囬殆真知夫我所自知立。实有常伸于千古者。而悠然深有樂于此。方且覺其無所息於百年。亦無容閉于終食。有為之不惰。以要其成而已矣。庸知草瓢陋巷之為拂也。而久焉而改乎。此說最明切

非

不章　按悅以狀慕言。須淺看。力不足者以知言之。則博文之功。浩繁而難盡。以行言之。則約礼之功。拘束而難遵。氣質之稟者。一時變化之难。習俗之慣者。一時跳脫之难。迫于勢而正誼明道之学。不能不变。限于時而正心誠意之学不能不改。非如一官一職一才一藝之可以隨分盡力。

張彥陵　中道而廢。正是虛擬箇力

不足模樣以破其畫。非謂世間必有此等人。

女為章　困勉錄曰為曰無為極重。家訓謂一彼一此剖其界。出此入彼嚴其幾。是而非、而是。辨之不可不精。持之不可不加。詣類去于夏或細密於小。：事工不肯放過。使有委曲周旋人情。狀合時好之弊。按此對子夏講。當指謹守中之為人處言。

子游章　呂晚村須有出聖人大道為公必選賢與能心事。真無時無地不是三代。偶出子游留心人物識高鑒精。真有寧相功用在。按世多自囿于圓以脂韋趨時。子游獨取一等寧方毋圓。世俗所不喜的人。此挽回世道人心之意。

之及章　按此章只是義之反之不伐。見居功去矜之誰。可以為法。欲人知所以自究也。不伐指平日存心言。蓋非平日存心如此。則雖知職分之所當為。雖知敗軍憂主之原少間不知不覺。伐心又

起。之反是心地平者。故攥持得如此。

不有節　按此非為不能飽朝者惜。亦非止為發飽朝者嘆。蓋專為求免者儆。而為守正者勸也。

誰能章　按知其為知戶而能由之。是亦良知良能之見于一事一物者也。顧天之明命。隨物流行。理之充足。隨事發見。智于彼而愚于此。優于小而絀于大。此實有不可解者。故當以怪嘆為正解。至出不能不由戶。々固不離由。行不能不由道。々亦不離由。此提醒語也。只當於前面提清。不重莫由兼過不及言。

質勝章　按首二句質文二字畧帶。緊全在兩勝字。彬彬對兩勝字者。君子對野史者。然後對兩則字者。而勝字皆由氣質習俗使然。而貴損益之以變化超脫。方為君子。註欲學者一段最重。　附時文徐作。存誠以養其性。而學聚問辨所以蓄其德者。又詳而有要。

故体用皆具。而純然爲三代之英。主敬以操其心。而三千三百所以寔其命者。又大而能精。故損益有章。而渾然見天德之倫。又云喜樂哀樂之中。其節視聽言動之合其宜。是言須中之文也。云衣冠蹈視之作其恭。經緯區畫之當其理。是言文中之質也。四語講彬彬意亦透徹。

人之章　按覧村云直謂寔也順也。即中庸之誠。孟子之利意。能寔而順。則經權動靜無非直也。此看直字最分明。蓋直原兼性情動靜言也。至云先有此直。而後有生。是推上一步說。所謂天命源頭者是也。至云繼有此生。便有此直。是首句正位也。又云人不還其爲直。方完得所生之理。此是兩句夾縫中意也。

知之章　按三箇之字俱指道言。三箇者字是已到此地位者。而言不如是要人進步意。知是用格致工夫。到得趨向極明地步了。好

是親嘗道中之味。孜孜而不厭也。樂則道已實有之已。已到取携
甚便。俯仰自得，境界。此節擬要入道者達其極意。

中人章　按中人上下。兼資質學力言。上知性道一貫之理。中人以上。猶當因其俟而語之。何況中人以下。中人以下但可語下。尤當循其序而語之。而況乎其上。

樊遲章　呂晚村知就事言。只在經常上說得正大。則知字光明。仁就心言。只在克治上說得艱危。則仁字密切。只務遠處。便是知。只先後處便是仁。　按民字對鬼神言。只作人字看。曰民之義。則義原即民而存。亦因民而見。務此者直是胸有定識。實見得民義之明白坦易。專心盡力於此也。敬遠正是窮理格物。既得不可媚神邀福處。雖指仁言，仁之為任重為道遠。遠，豈不難。所重只在先字。後字要善看。直是全不計較意。能先難亦斷無不獲之理。但仁者

之心專於所溺。而無欲速見小之私。即此心便是仁者渾然無慾私之体矣。

知者章　按夫子只是論知仁之德。不是論知仁之人。故不于靜動山水樂壽工看出。知仁之妙。乃是論其德也。論其德則動靜分見者。未嘗不互根。而山水樂壽。各以其類觀之。不害其理之一矣。又仁則所見無非山。知則所見無非水。非遇境而情生。非離境而情係。樂水樂山。只是樂吾心之知仁耳。動是知經又知權。無可無不可。全不執一之意。靜是理不間以欲。真不參以妄。胸中全無私意來擾也。動靜俱屬心。俱兼寂感。樂者玩心高明。有以通萬物之變化。知者之樂。亦其不疑于所行而已矣。壽者導迎善氣。有以獲天人之佑。仁者之壽。亦其無忝于所生而已矣。　按李安溪文註中体字是以性言。

一變章　按此是望齊魯善变。以復先王之道。非徒第其至道之難易也。而度所至。全是鼓舞他見变更足以善治而不可安于目前之頹壞也。但兩变字不同。齊之变是革去。魯之變只是啓興，振起的意思。須知齊魯之先。都從周分。即都從道分。故無論難与易。要皆可以至道。

觚不章　按餼羊之变。所以存名。觚哉之嘆。所以恤实。二者同為憂世之言。酒器本簡。似可兼說。

仁者章　困勉錄宰我說有人為不專說是欺其意。只重在從之上。夫子說可逝可欺。亦須兼說。若曰論逝則無論果有此人而可逝也。即本無此人而亦可逝也。論陷則本無論本無此人而不可陷也。即果有此人而亦不可陷也。可欺不可罔。只是寬論其理。而逝乃欺中之一端。陷乃罔中之一端也。二句重在下句。以不可罔中

工不可偏之意也

君子章　因勉錄文不是禮之散殊處。礼不是文之總會處。蓋文是說的禮。々是行的文。文是籠統的礼。々是切要的文。二者皆屬道問學邊。蒙引以多聞見慎言行來解此極精。若尊德性則是存心徹始徹終工夫。又在二者之外。至于一貫。則又是約礼進步處。約禮是一事各具一理礼。一貫是萬事統体一禮也。以一貫之一以約礼之約。則約之中不有約者也。　又文與礼一理也。就文物工言為文。就吾身之行處說便是禮。博文者究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也。約禮者動必以礼也。博在外約者約工身來。　又曰方其學之也。遠求近取。旁搜廣訪至博矣。及其將來行時。却容不得許多事項。只照一箇是處直頭行將去。故曰約之以礼也。

子見章　按此見賢人之義正聖人之道大。否字只不當見而見。便

是勿惡出有見小君之札來。

中庸章 按|中庸下着為德二字。明着人之能有此德者言。至字只是確切不可易意。正在庸字上看出。以確不可易之理。何人不可能。何人不當能。民鮮久矣。此慨世教衰而民不興行也。

如有章 按|子貢以天地所有憾者而求無憾于吾心。此大難事。夫子以兩人字換博衆字。使見重在心上。此是主腦處。然在學者并未可遽責以及人。故又教以近取之方。 熊鍾陵|志無大小。期於徵實。功無廣狹。求其有成學。至於仁或明天子至老而不以為足。或匹夫一旦為之而有餘。亦存乎論仁者之有遠近為耳。

如有節 按|如有二字。是懸想之詞。可謂仁乎。在子貢以此為滿願。非疑此之尚未盡仁也。何事言不但也。必也聖乎。〻字活看。引起下句。犹病在心上說。蓋世界無盡民物無窮。即極施廣濟。安能快

我之願。聖人之心原是如此。

仁者節　按狀仁之体。謂狀出仁之模樣如此也。此節重兩已字。已之欲即仁之欲。時文一已念之好惡既明。而當世之悲愉欣戚。各以類從。當体之痌瘝既切。而百族之宴樂憂戚。各以意告。　困勉錄其心則萬物一体之心。其事則隨在可行之事。有其心而博施濟衆焉耶也。即施爲濟爲。而不必博不必衆亦仁也。

近取節　按仁病于堯舜。而不病乎其有堯舜之心者。以仁道之從。此不絶于天下。固有其方爲耳。近字淺而已字來。己之欲是吾一人之私也。然以吾之私絜人之私。而令人人各遂其私。則物我相濟之私。自此可漸泯了。豈不是求仁之方。能字有勉力意。

述而章

擬此節重在中一句。述而不作。是云作者聖之事。吾豈能之。亦惟自量力之所可至。與夫分之所可能。為之潤色。為之次第焉已矣。好與信要深者。真見古先王制作。皆精神之闡發。真命脈之流注。可以貴萬世而不朽。彼他聰明智巧。不能加毫末。信得深摯。自與古人之精神命脈相為契合。雖欲於述之外。別立意見。更設規模。不可得耳。窃以語氣至謙。言作者之聖。固不敢以自居。即述者之明。亦無容以輕擬。

默而章

擬默識非默證默悟。只是時時在心上理會。惺惺不忘。不徒口耳之功也。當與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參看。不厭不倦。夫子嘗以自任。至此而又不然者。即此可知道理無窮。總到此地位。便若

有所未盡者然

德之章　擬不脩等俱在吾憂中時出蓋曰吾德之不脩等皆是吾憂惟日以不脩為憂而日求其脩非有不脩然後引為憂也德兼吾所得於天之理及行道而有得於心言脩是存養省察工夫屬行講學屬知徙義與改不善有別朱子曰義是事之宜事未合義須徙却未有不善處徙義若不善便是過惡須全体改之始得

燕居章　擬此節明是聖人一小像申申夭夭致難形容近見時文云從其靜而觀之耳目未馳也手足未勞也而天地萬物之理已具惟子有性子自敬養之于時戒懼有所不勞而百体之從令者展布已有餘也進而詳焉從容樂適喜在顏色之間是即無心而觀化者也自其動而觀之聲色時感也倫物時交也而喜怒哀樂之節不乖惟子有情子自節之于時將迎有所不用而周身之注

藏者。動盪已無餘也。進而詳焉。茂對優游。發于笑語之外。是。則。根。心。而。生。色。者。也。二以最試得中和實際出。

吾衰章　按此爲不能行周公之道而發。甚矣吾衰是。記。氣。不復夢周公。則。見。得。志。之。反。蓋。志。隨。氣。而。衰。也。困勉録　夫子此嘆。蓋有欲及門接績其志之意。夫苟有能接績其志者。則夫子雖衰亦不衰矣。

志道章　按此章見學。有。次。養。互。發。之。益。而。不。缺。其。功。無。淩。節。躐。等。之。端。而。不。失。其。序。在學之初。固。以。此。爲。進。德。脩。業。之。要。及學之成。亦。不。外。此。爲。安。身。利。用。之。資。

志道節　按學莫先于立志。志。於道。則習之於子臣弟友之倫。循之於視聽言動之節。靡麗紛華。不得而遷。其慮。異端曲學。不得而亂其趨。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俛焉日有孜孜而已。

據德節

按學之久。則有德可言。即是據之。以有。主之。表。勵。弗。失之。守。所知知者實。而益進於高明。所能者固。而益臻于廣大。至是而荒者使安。熟者使久。學之所以有定力也。

依仁節

按由據而純之。則為仁。仁者。道也。至。精。而。德。之。最。全也。即是依之。以無。私之。体。順。天。理。之。常。至是而惺惺者心存存者性也。

游藝節

按三才萬象之理。通于性命。而散見於形器之粗。禮樂射御之文。聚於事物而根極于易簡之原。是天地之無盡藏也。是先王之陳迹也。是學者取之為玩物之資。而成德引之為養心之助者也。可。以。冒。天。下。之。道。可。以。通。神。明。之。德。可。以。怡。情。適。性。而。仁。亦。自。是。發。于。化。矣。此游藝之功習之于始而後收之于終也。

自行章

汪大全註中人之有生。同具此理二句。是所以當誨之故。不知來學二句。是所以必行束脩乃誨之故。若但從上二句說所

以必誨之故。不枉下二句。看出所以必行束脩乃誨之故。則說來使只是誨人不倦。通套話頭矣。

不憤節　擬此言教不可輕。正欲學者勉為受教之地也。憤悱是能疑者。反三隅是能悟者。不啓不發。正。欲。使。之。憤。悱。以。受。吾。啓。發。非以啓發之無益。而反生其惑也。故了凡云。是嬰心。不是鐵面。一隅是道之一端。三隅却不是道之全体。蓋使悟其全体。則又何須吾之有。反三隅只借言其推類之多耳。

子食章　擬此見聖人同体之悲。不知不覺。註兩不能字最自然。

子食兩節　擬不飽。是以食旨不甘之心為心。不歌。是以聞樂不樂之心為心。

顏淵章　周季侯聖。賢。經。世。之。學。與。心。性。之。學。不。作。兩。橛。故此以此出處。則舒卷無心。絕不着些毫意見。以此任事。則鋒穎消除。絕不

露一毫意氣。子路三軍。色相熾然。故夫子把經世大機局點化他。他亦正要他体認到裡面去也。臨事二句。此是千古聖人兢兢業業的心腸。

用之節

捌用則行二句。重在兩則字。未嘗有心。亦未嘗無主。用之則行。與忘義徇祿者異。與聖之任者。亦有與心任者。犹多一必行之。心也。合之則藏。與潔身忘世者异。與聖之清者。亦有與心清者。猶多一必藏之。心也。孔顏先有此本領。故用可行而舍可藏。孔顏順應無方。故用則行而舍則藏。二意兼用方足。

行軍節二

捌成是大斷意。是成就之成。不是成敗之成。但此處對子路說。反不重在此。若曰。事不徒貴其能成。貴能惧好謀而成者也。當一串說。晚村謂臨事而惧。則無喜功輕事之心。好謀而成。則無粗疎潰裂之患。兩句平說。似亦可從。要不如一串之尤精也。

富而章

樹富即可求亦不應求君子止知有所好耳此特為下等人言之故論及于得失然即以得失論而富自是不可求則為之勞何如從之逸為之難何如從之易如字是尖詞不是兩商之詞

所慎章

袁了凡齋者禍福之机戰者存亡之机疾者死生之机聖人不待謹其已發而謹其初分其慎齋也非徼福是不慢神其慎戰也非怯敵是不輕敵其慎疾也非貪生是不輕生

聞韶章

此章見以盡善之樂而感于至誠之心故其學之專而嘆之深如此貫以在齊二字則此日之韶其聲無不倫其人無不習與他處聞韶不同三月是學之久一頓不知肉味言無他嗜好可易也末句言格神祇來見物亦人意中事耳至于斯而清明廣大之象已致其極訢合覆載之義已極化神是學之三月後契合領悟光景

為衛章　按通章以仁字為骨遜國者仁則爭國者之不仁不言而喻故曰夫子不為

為衛節　按輒之立靈公原無是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此取輒為亂者托以拒瞶者也冉有固惑于嫡孫當立之說即穎悟如子貢亦意見操拿而不能早斷其不仁也

入日節　按兩次問答俱指遜國言怨乎一問最入細蓋使遜國者尚不免事後之悔則爭國者尚未至忍心害理不極至答以求仁得仁則夷齊心事光明而輒之罪較然矣儲文云空山之中藹然孝悌九原可作至今如見其心生我之愛以於佛髴一息尚存也中何以自處意最精

飯疏章　按此節先將樂字全身看徹則字字俱有根柢蓋聖心自有樂處便見得世途之窮通得喪俱不能擾其定分之常且見得

日用間時行物生○隨在有從心之致○則又爲往而不樂○到得能樂時○則○疏○水○曲○肱○亦○可○以○浮○雲○視○也○富○貴○而○非○不○義○亦○未○嘗○不○樂○在其○中○也○

加我節

按加我數年○不是年紀○須以○工○夫○言○易兼不易變易說○過兼身過心過說○學之不已○則知夫易以明至正之矩○即其○不○易○者而○固○執○爲○終始要于無咎○做法得其典常○斯進退存亡○而不違其正○且知夫易各有一至中之則○悟○其○變○易○者○以○時○措○爲○觀察以會通○擬議以成化○斯行止動靜○而不失其中○故曰可以無大過○

雅言章

按首句一頓○言子有所雅言者○下八字一氣說○總見得詩書礼三者○正○而○常○亦○精○而○實○真○有○如○日○用○飲○食○之○不○可○離○者○夫子或攄事而陳○或因問而答○或並舉其全○或特舉其一○凡所爲指陳口授之必詳者○皆是物也○末一句○是記者會意夫子平日所言而

親切指點之詞。

葉公章　體註此聖人學而不厭之心。無不可與人知者不言反啓人疑。言之足勉人學。故急急自表其所爲。

葉公節　按葉公之問有慕心有疑意子路以葉公不足以知聖人。而聖人又有未易明言者。故不對。

女奚節　困勉錄情樂只。就逐事上見。其所以能情樂如是者則以其本体之至誠無息也。　按講情樂。須見得聖人所同然意即忘食忘憂亦屬情樂中自有之淺忘。不知老之將至。言時情時樂急忙不已。并年歲亦俱忘却也。總要領会。看云爾神理。說方合語氣。

我非章　呂晚村此章我字最重。須先抑出字。體趣一塊成孔子在前而後分別出我之爲我。不是那樣。是這樣做成底。　按生知學知之所知。總指吾心之義理而言。下句須將古字提起。好在古。則

求亦在古者字。言我之所以不終至于不知者。以此也。好古敏求。即生知者亦不廢。況非生知者乎。

不語章 按語怪則啓人惑。語力則啓人爭。語亂則啓人悖理逆倫。語神則啓人馳心玄渺。不語。有儆戒。防閑意。

三人章 張孝陵 此夫子示人能自得師之學。全重擇字上。舉三人以槩交接。舉行以概日用。舉善不善以槩善惡變態之極致。知此則無往不可以得師。 按其善者。即就三人中。彼兩人分別。次有彼善於此者。故善不善。俱要活看。

天生章 體註 此于自信中。寓儆強暴意。天字重看。予德一天德。則德在即天在。

無隱章 翼註 當時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及。似乎把高深者隱匿在心中。但把卑淺者教人。故疑其有隱。不知道無高卑。無

淺深。作止語默。非罪也。非淺也　分明把妙道精義處處示人。如以物与人一般。与字正对隱字看　按行字只作往字看。無行猶言無往也。已得作止語默

四教章　按此章見聖人以其成己者成人。故其教大而不遺。亦詳而有要。教以文者。使之蓄其德而學其用。教以行者。使之踐其形而淺其性。忠為誠之源。信乃誠之立。教以忠者。教其恕。御自遂。必用其極而後止也。教以信者。欲其真確不移。各如其分而始安也。四者体用具備。內外合一之道也

聖人章　按此章只重在有恒上。兩斯可矣。正從難乎有恒句發脉。聖人是大而化者。君子是大而未化者。要皆從實心做來。

聖人節二　張彥陵兩不得見。要就人自畏失言。方是聖人勉人意。兩斯可矣。俱是望其由此幾于聖人。非与其終於此也。

亡而節　王永泰有恒者。自忘其與聖合。居心常屈于君子善人之後。不知己足幾聖人。無恒者。自昧其與聖離。造事常凌駕于善人君子之先。不知且難于為有恒。　按王說極明。蓋無而為有三句只是要耳。而聖人君子善人之意也。本無是善為無。未嘗有是善為虛。未能該衆善為約。

子釣章　翼註不網。是不忍盡取。不射宿。是不忍掩取。困勉錄此可見聖人無意無必之心。亦可見參前天地贊化育氣象。

蓋有章　按首二句是夫子自言。下三句是示人求知之方。不着夫子自己。故說來最難合拍。作字節就作事言。不知而作分明是厭聞見之為障。而自作聰明的人。此章語氣。蓋謂不知而作世多有之。我幸無是也。然我無不知而作者。人卻不能無。不知而要豈無所以求知之道乎。多聞擇其善而從。多見而識。雖有所知。惟恐有不

知則於天下之理固未能貫徹而無遺然有不知必求其無不知則於處事之則有所斟酌而不謬此即未能從心上起知一一實知其理如生知的人抑亦可云知之次矣否則欲為其上將并不知知如其次也又聖人口中無自認無不知之理故應補出生知一層云我非生知然不知而作則無是也

互鄉章　擬聖人只據見在與他無非成就後學意也若止說待物之寬宏猶是還見

互鄉兩節　擬人字從潔說已就在進上看出不追既往而逆將來則是風習不可與淑德不可與抑然身不見與于人也抑吾之終身亦不能與一人也是事之已甚者也聖人惡其前後只嘉與其目前與人之道如當是耳已甚何為哉

仁遠章　擬此章為己放其心而以仁為遠者發通節重我字我者

仁。而驟驟之。我。我有人心。有道心。欲仁、即道。心之動處。故欲在即仁在。其實仁不遠於欲之時。并不遠於未欲之時。不遠於至之時。并不遠于未至之時。仁者人也。剝落中。生意自在。任他極不仁之人。總非能遠仁之人。

司敗章　困勉錄。聖人於君父之失。可諱則諱之。不可諱則受其過可也。斷不以失歸君父。而自處于無過。如此。則既不失天下是非之正。而又不傷我臣子之心。此章大意如此

司敗節兩　按司敗意中早有娶吳一事。故有此問。夫子知孔之答。亦只據大槩而答。是因國語。與諱失意不相干。黨只是匿人之非。乃黨、護之、黨。非、黨、類之、黨。謂之二字。指。昭。公說。為是。不應指國人之私謂說。

丘也節　按過字泛說。苟字必字。亦泛就平日言。人必知之。只是幸

人、之、知。而、已、不、終、昧、、、意。非幸其可改之謂。蓋。須。知。此。過。是。改。不。得。處。

子與節　按講此節。深則逮于題。淺則形容聖心之精微不盡。恰好最雅。附明文云、無論吾夫子之道。是天下之至理。通萬善而無涯。而吾夫子之心。見亦天下之至精。通一善而不擇。按与人歌是同歌。反則仗之自歌。和則一、、依其聲音節奏而和之。總見聖人之心。不知善之在彼与在我也。

文莫章　按此節語氣一滾說下。文。是。說得。有。條。理。有。次第。躬行君子四字。囫圇說。是。所。行。之。則。非。稱。美。之。謂。也。不日不得。而日未之有德。是不欲見之躬行而後已也。

若聖章　沈無四均一學不厭誨不倦。夫子以為學者事。是。從。為。而。論。上。說。分明謂聖仁的人。無為而成。不言而化。而我犹為與誨。特

不厭不倦云爾。若謂此乃學力工夫也。公西華不能學意。謂此乃聖仁都從不厭倦上說。有此貫徹始終。物我無間。豈不是純亦不已地位。末句。是贊夫子不易學。不重弟子不能學。

子疾章　按此見聖人立命之學。子路之禱在臨時。夫子之禱在平日。從矣二字。聖心何等安閒。

奢則章　宋羽皇若說固猶有好處。安見与寧之旨。惟先將固字說得他槩處。乃愈見奢之可危。按與奢寧儉。重在儉上。探其本也。不孫寧固。重在不孫上。防其害。防害必去其甚。固則無文采。不孫則無名分。天下之不可無名分也。尤甚于不可無文采。

君子章　按此章是摹寫君子小人心境。坦字即中庸居易之字。蓋循理之人。其神必戒懼。戒懼則心境自然和易。天下和易處最寬廣。須從坦中做出蕩蕩。胡氏所云不愧不怍者是也。役于物者必無

忌。懼。無忌憚則行險僥倖意得患失。所以長戚戚。

子溫章　翼註既曰溫而厲。又曰威而不猛。非顛倒重複也。溫而厲者時溫而厲在溫中溫為主也。威而不猛者時威而和猛在威中威為主也。恭而安。亦是安在恭中。非安外有恭。　按本節三句。句要歸重在上一字。不重各下截也。

泰伯章　困勉錄觀集註序太王所以有翦商之志者一以商道寖衰。二以周日強大。三以季歷生子昌。有聖德。然昌生一段要得看好。此時太王尚未有傳昌之志。微使泰伯克從。則昌為之伯。如周公之於成王。此太王之志也。惟其不從。然後有傳昌歷以及昌之意。至於欲傳歷及昌。則翦商之志已決而不可違矣。泰伯所以知之而去。其去之意。只是讓商。而不是讓周。故曰即夷齊扣馬之心也。集註正意如此。至於与仲雍供逃。被髮文身。示不可用。以安王季

之心以成太王之志故謂之讓周只是常說非正意蓋泰伯既
自以翦商為不可而又委曲以成其父與弟者即翦商而聖人
之不得已各行所志而可也　又民無得而稱是說其先事而去王
不見讓之迹不是人但知其讓國而不知其讓天下也明文云伯
即見其迹而後世猶見其幾則讓為空名伯方苦辭之不獲而後
世猶以為時之未至則謙遜語此講末句最妙

恭而章　按此欲人以禮成德意四德之中節處即是禮無禮俱就
太過邊說恭以接人言慎以處事言勇以氣決言直以發言：傍
葸亂絞只就無禮處說不是無禮了方如此

篤親章　按篤於親如祿位與共好惡與同皆是不遺故舊如有功
又錄小罪必宥皆是

曾子章　按曾子以守身事親之孝訓戒門人要看得深細父母生

我時使要我盡這箇道理曾子平日戰兢只存此念頭臨死纔了不但為手足之無傷也故啓予二句要細看人若有曾子之心如龍逢比干之身首分裂與啓手啓足只一般不然老死牖下亦与刀鋸戮身無異此本薛畏齋

敬子章　按此是曾子省身之學欲臨民者知所重意所貴乎道者一戒愼精神但周身脉絡分領之以出者則有三耳遠暴慢等不是道是貴字意工夫暴慢遠方是道

敬子節二　輔氏人性本善其愚者役于氣動於欲而陷溺也至將死氣息欲消故反本而言善此凡人也曾子平日所言何嘗不善此特自謙云爾

君子節　呂晚村斯矣二字正見道之所以可貴而所以一動正出而自然使遠使近者皆操存省察無違次顛沛之違而致也曾子

擧現成樣子。即勉敬子以操存省察。　按暴訓粗厲。是粗猛不細膩。不作嚴厲說。慢是恭敬之反。迯信謂外如其内。是以實的意思。鄙只粗俗。未至于悪。倍理則悪矣。擧一遺邑。則凡攢務俱識。須知此是教其重本。以該末。非欲其擧本而遺末也。

以能章　按能与多只是一件。而有淺深之分。與有与實一例。皆屬知。犯而不校。則屬行。　又謂看他以能問于不能者。是其心視有若無也。其以多問于寡者。是其心視實若虛也。二句是承上。默破他心事。犯者。是我先立于無過之地。而人以非礼加之。謂不校。如一人之身。手。足。爪。牙。之相犯。斯自無有校矣。

可以章　按大節。只作大变看。君子二句。是反覆以致賛美之詞。非抑揚口氣。

弘毅章　按此是責士以体仁意。仁是渾然之体。無可着手。弘毅所

以体此仁者也不是弘毅即仁

弘毅節　按士字要重提分明是箇當仁的人了弘是容得許多道理不但是度量寛容毅亦在心体上說是心体上守得定聖人与天同体自無不包不消說弘与天同運自然不息不消說毅在學者則不可以不弘毅人心本来剛大只為私欲隘之屈之故必勝私克己復此心之本体不可不三字内含有工夫

仁以節　按仁字要說得大方見得重意大而三綱五常小而百行萬善皆統於是以己任之並無旁人可以借力這豈不重非弘奚以任之仁而生俱有不容有須臾之間斷這豈不遠非毅奚以任之久而不息此節只中工不可不弘毅之故

興於章　按此從興立成指其得力之由以見詩礼樂之益人者深也興是好善惡惡之良導于情志而不可已立是守身莅事之嚴

俱有節制而不可挽成是仁義造于精熟道理幾于和順至此則形性之相以者合同而化物欲之相感者亦溢滌無餘矣

興於節三

擬詩以通性情反覆咏歌則性情之正自生以謹節文習之久則莊敬生內而德性之守有以堅定而務外而應酬之宜有以貞固而不亂樂生于和學之既久和以律呂而盡懽忻鼓舞之神齊以緻心而独流動充滿之盛故不自知其學之至於成三句各要還他實義

民可章

翼註 非謂民皆無知但非工之所能使亦不可就強使民知則反鑿其性等意蓋不可使只是不能使不是不當使又須知惟其不能知愈不可不急使之由此意不可不補 附明文天下之可以由而亦可以知知者道也君子之使人由而亦使人知者心也顧知行合一在賢知斯無可無不可而於聖賢有限在民則

有。能。有。不。能　又結處云理之當然乎具於性而民皆可率性也故取足於由。天下將無不可化之民。性之本然原於天。而民。鮮能達。天。也。故取必於知。天下始有不可循之教。

好勇章　按上二句。致亂在人。下二句。亂在人而致之則在我。好勇疾貧。玩註。重。在。疾。貧上。不仁之人。已有根作亂之根。已甚則使之無所容。而亂乃必矣。君子以惡惡之過。而激之使亂。亦豈得盡委其咎于不仁乎。

有。有章　按此是特為負才者戒也。驕是傲視天下。吝是要獨專其美。二。者。正。為。有。足。觀。之。念。盤。據。于。中。耳。故以不足觀點破他。

三年章　張彥陵　此示人以純心之學。三年亦大約言其積久是活話。至字不必另解。只是言念頭未嘗到穀上也。須發得一段清淨的心体。堅凝的志向。恬靜的精神。　按三年不志。則其所見者大。

而所養者純非以氣勝而非以意持故曰不易得此章着眼在三年凝神在不易得

篤信章　李毅侯此章重好學善道上無信無守則從〻泛〻隨俗浮沉者不足道矣即有信有守而或昧於時宜當行不行當藏不藏如子路之結纓豈能及顏子之陋巷哉故惟好學乃能善道然後危亂不入不居而隱見各當其可

篤信節　翼註篤信守死懸空說篤信只是心有定見未必所信合理至好學則有所講明而所信合理矣守死只說心有定守未必所守合理至善道則有斟酌而所守合理矣善道是善其所守之道善守着加不是盡善之道

危邦兩節　朱子有道不必十分太平而後出無道亦不必十分大亂然後隱有道如天將曉雖未明甚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為

之用無道。如天將暗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須見幾而作可也。

蒙引　不入不居則隱。非但有守。亦是有學而見得透也。有道則見。非但有學。亦是有守而果於行也。以此見得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不可專為無學。世亂而無能守之節。不可尚為無守。蓋此二句。只說他去就之義不潔。出處之分不明。而原其由。則是無學無守也。

本在章　按此只是不相侵越職分之意。謀不但泛論是思。所以處之也。故不可。若窮居思天下之事。草野言當世之務。亦可云出位乎。晚村說到謀得總好。亦不是謀。而無害亦不是。方是聖門喻義之學。

師摯章　按此章之意。不是贊關雎。因師摯適齊之而發。言關雎只是舉終以該始。自始至終皆美盛也。始字重看。追憶其盛。所以傷

今有無限感慨。

狂

而章　按氣質之偏無妨。然要心體不受病。狂侗空空。是質之偏。直愿信。是偏中好處。不直不愿不信。是氣習之變。直对曲言。狂对者志大。故不屑為邪曲。不直則以妄濟狂矣。愿者對巧言。侗者無知識。故不作聰明。不愿則藏詐於愚矣。信对詐言。悾悾無才能。故不欺詐人。不信則隱詐于拙矣。

學

如章　按此二句。一氣貫說。無功与心之別。學之進處遲。入愈深則境愈闊。學之情常危。心偶至則理隨歉。急急趕上前去。其用意頗切。用功頗迫。然惟其迫。切之至。則恐懼之念。即借進取之念。以懼生。而奮厲之氣。即因恐懼之念。而益鼓。

巍

巍巍章　集註全節作一氣勿斷。此天下以勢位言。不指民言。巍巍不與在。二聖心體上說。不被勢位壓倒。故曰巍巍。　尤西川不但

恐天下是與。日鮮使去已。亦是與。憂勤要保守他。固是與。即憂勤恐負天下。亦是與。蓋皆有一箇天下在胸中。便為天下所動了。舜禹之心。真可謂空洞無一物矣。

大哉章

困勉錄 此章是。以為君之。功用。言。不是以為君之道。言。蕩蕩與成功文章。俱在。用上。説。無能名。是無能名其至冒。不是無能名其所以至冒。成功文章。是從至冒中。抽出一二言之。與上文。有大小之。别。非有。体用。之。分。此説是矣。但謂抽出一二言之。則合成功文章。更何功用之可言乎。須知此章贊堯之大。固在功用上説。但以成功文章為未足以盡其功用。則不可。汪大全云。自其布于天下。而觀乎。煥乎有。迹可見。者。民可得而名之。自其運之。自堯。而與天。為一。可涯涘者。民不可得而名也。此説得之。

大哉節

標 大哉二字。是下巍、蕩、。巍乎煥乎之總揭。為字不是

着力字。或云舜無為、堯有為、俱不必。則天。兼。体。用。言。云天之体。其神。運。無方。者。大固如是其不測也。唯堯也。堯明之峻德。能冥契乎無方之神。天之用。其化。行。而。無外者。大固如是其不窮也。唯堯也。廣。運之。帝。德。仰侍乎無外之化。惟其無方無外。故并其發見者。人都看不盡。所以為翼註無能名。非民不能名。乃堯之難名也。此説得是。蓋此是言其大。而不可名。不是言其深而不可名也。

巍巍節　況無四見与名不同。可見。而不可名。朱註自妙。　揆成功是治功有成。天下、各遂生復性之意。文章、如授時定曆。畫州分野。禮楽刑政。皆是成功而曰巍乎。言無為而成者。其功莫尚。文章而曰煥乎。言不見而章者。其文章莫大。斯即其神之運。化之行。真有賛嘆之不盡者也。堯之大。誰其及之。

舜有章　揆此章大意。最難融貫。須細味得之。云武有十乱以治乱。

幾與舜之有五臣而天下治者同則治豈不賴有才哉然天之生才不偶而才之遇世亦不數孔子思才難一語而嘆其然蓋為周言之也自古惟唐虞際會較盛于斯則周才之盛遠軼虞夏然十乱必充以婦人而數始滿則夫才之生者有數其生而不用于時者亦烏可勝數甚矣才之難也然得才難而用之才人尤難蓋用才者是才之所視以轉移而世運升降之所由判也如我文王其所有之臣豈不足以勘亂然三分有二而服事惟殷使然猶無所顯其力鷹揚無所奮其功是擁南河之意也周之德可謂至矣而或第以才之可以唐虞美之抑亦未足以窺其心之純矣如此朕格方不失全章之旨

舜有節二 按五臣與舜同事堯者舜何以能有分明為下際字及至德字伏案矣曰乱臣分明是哉亂之臣不以服事総矣故雖平々

列此二節。而記者眼目已經拈出

孔子節　揆此節語意。是即難以見其盛。唐虞二句重。周才。上。持以唐虞形之。須看一際字。若使唐不際虞〻不際唐。則才之盛。併不能如周。夫唐虞一盛。寥〻千載。至周再盛。固、見才、難。除却婦人。止有九人。尤、見才、難。

三分節　揆此節見周之才可以唐虞。而周之德。亦不次于揖遜也。有二。以民之歸附言。以字作率字看。服有帖服之意。見其出于心之自然。毫無勉強。十有三年以前。武王亦同此服事者。故不曰文之德。而曰周之德也。然此意卻不重。

無閒章　揆凡以天下為己有者。必私于天。下。有所私〻則有閒。不以己為天下役者。必於天。下。有所忽〻則有閒焉也。菲己之食。而不菲鬼神之食。惡燕居之衣。而不惡朝祭之衣。忘己之居。而汲〻治

水以定民之居推其心法精一而允執其中觀其行事勤儉而可為典則雖欲間之誰得而間之又禹即有間亦無傷於聖人之全体而并世盡之其精義入神可知

罕言章　按此見聖教之所謹。利指財貨。亦兼計功謀利之私。言罕言利者。防學者之趨乎此也。命兼理氣言。仁兼理事言。罕言命與仁者。恐學者之未及乎躐也。既不欲人淪于汙下。又不欲人騖于高遠。皆聖人防蔽之深心。

達巷章　按夫子渾然無名。無名正是大處。党人反以無名爲夫子惜。其説甚陋。夫子辭博學不居。只認着無所成名。所謂闇人譽己。承之以謙也。註最精確。

達巷節　仇滄柱大哉句。緊要。按博學二字。而無所成名。作一轉。然其深惜處。正其極贊處。故聖人聞言不敢當。承之以謙耳。陸稼書看來党人之惜。不是不足于夫子而惜之。只是惜人之不能名夫子耳。故註總謂之曰譽。

子聞節　摠自黨人言之。不獨以名求之固非。即以博學美之亦陋
自夫子聞之。不獨博學不敢居。即區區成名。亦不敢。必擇于射御
之間。而安于執御之賤。夫子之言。既以避博學之稱。又引其所言。
無所成名者。以卸責。此其德盛礼恭之心。為何如哉。

麻冕章　摠此章以可從引起不可從。只在礼上推勘。蓋易麻冕而
為純。此甚拂乎禮之文。而又不失乎禮之實者。故聖人從之。從眾
亦從先也。至易下為上。雖稍變乎礼之迹。而實大悖乎礼之經者
故聖人寧從乎下。從下。乃所以從周也。

麻冕節　摠此處儉字。只是省工夫。取簡便之意。與奢儉之儉不同

針正希文。尚俟看。

拜下節　按拜下兼燕礼覲禮說。燕則卿大夫先降西階之下。再拜稽首。覲則侯氏聞車服之命。先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乃皆升拜成禮。今大全所載輔氏說。殊爲牽畧。燕禮于酬賓之下。說一賓字。覲礼直云侯氏拜賜亦如之。　按曲礼天子當扆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故受賜降拜。亦一于北面。非同朝禮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也。此處混看不得。

子絕章　按意必固我。不在欲境上看。要在理境上看。四者俱爲正於作事上相見。聖心之虛。毋意者是不任己意。只看道理何如也。必是先事期必。固是事後執滯。我是意之根。意是我之發。聖人心純乎理。而無一念之間。事順乎理。而無一毫之雜。故能然。

子畏章　陸稼書道有興廢而無喪。有喪有喪不喪者文也。然文亦是天所甚惜。　體註此夫子以斯文之興喪。決此身之存亡。正其

以天自信處。

子畏節三　按文在茲。謂我能纂章之也。夫子自任。兼。窮。達。言。饒氏云天生聖人。以任斯道。達則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窮則繼往聖開來學。天意如此。人安能違天而害之。

太宰章　按此見聖學不貴多意。太宰謂多能是聖。子貢謂聖又多能。夫子謂多能非君子所尚。末節提出藝字。而不貴多之意益見。

太宰節二　按何其二字。其意。重者與二字。其詞疑子貢因其疑而決之曰。大子之聖。無可疑也。固天縱之將聖也。又因其重視多能而反之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兩節神理如是。　翼註縱字要認。不但使之生知安行。而且縱之以知至行盡也。若但云生知安行。凡聖人皆然矣。

知我節兩　按首句言賜不知我。太宰其知我乎。非謂太宰知我多能

之故也。多在釣弋獵較上看。云以少賤而多能。鄙多能之。非由于聖。可知。云君子不尚多。則聖之非由于多能可知。既以避聖之名。且以示聖學之要。然其克勤小物。一以貫之之妙。亦可于言外得之矣。

吾有章　揭夫子平日教人。精微曲折。無不詳盡。故當時謂其知識必有大過人者。夫子謙言我無知識。只是有問必答。有答必盡。而其已上句。照下句。立說。不分一學一論。

周用齋　鄙夫雖空空。而其末本知識則皆有之。聖人因其所問。為之酌量可否。役之胸中。必有隱隱發動者。而格於本末。盡言以示。此便是叩其兩端而竭也。

翼註　兩端是舉兩頭以該中間言。自至淺近以至至深遠也。不是兩件。

鳳鳥章　按孔子非思鳳鳥河圖也思伏羲舜文之君而不得見又不可以明言故借此以寓意耳君得伏羲舜文之君即鳳不至圖不出也説已正見其不已處

子見節　許敬菴其作与趨無非天則惻隱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惟聖人能全之耳　按見之是我坐而彼過于前過之是彼坐而我過其全前看兩必字其不然處正見自然處

仰之章　按首節朱子中庸不可能句是總三項説顔子已見得大段處故极口稱賛道之高妙非説用工錯了路徑也次乃稱教之有序循循善誘是説聖人教人大概下二句纔是顔子自家体貼如此末方自述其學之所至以用力之盡到得見道之明而道終不能与為一也

仰之節　按仰鑽瞻忽時雖未見得親切然与他人之茫然自不同故註着深知二字而弥字非謂道因仰而益高因鑽而益堅也只

極擬其至高至堅耳註無窮盡貼弥高弥堅無方体貼在前在後

此一節見顏子初間不能循循之意

夫子節

搊循循善誘者若升高必自下不使窮于仰也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使不困於難也遠而跂之之難不如近而就之之切不使勞心于想像也不曰以文博我以禮約我可知我先有御誘博詠約底緣款節候在而以文禮博之約之正見循循善誘之如若曰擴我之耳目惟文是賴來我之身心惟礼是資而夫子則以是知

欲罷節

搊通節俱要跟上博約來如有句不是恍忽語蓋至欲罷不能而吾才既竭則道之散見于文而統會于礼者已無淺高深莫不知之形而有視聽著明之象大可文云無一物之不格以盡其心而萬物之大原以著無一事之不体以盡其性而萬事之大本

以。擬此最着実。欲從末由。只是神不可致思。化不可助長意。人云、幾非在我。非。由。自。岐。于。窮。神。達。化。之。境。而過此難知。矜。然。無。與。於。義。精。仁。熟。之。境。欲從末由。即善誘之夫子。其謂我何哉。回亦終身於博約焉已矣。

子疾章　体註此夫子行素之道。次節、言臣不當有。末節、言臣不必有、既責之。復曉之。

子疾節二　体註以矣哉。猶云甚矣哉。輕看。行詐。只指為臣、一事。言天者。理而已矣。理不當有而有。便是欺行天。

且予節　按此與不肯厚葬顏子。同一念頭。蓋君道師道不同。何必復借君道以為重。臣之手。二三子之手。語極有味。　翼註末節上二句、見有臣不足為榮。下二句、見無臣不足為辱。

美玉章　翼註子貢設兩端以問。意重在沽。善價亦說得好。但病在

一求字則于沽似急了於玉似輕了夫子以待字換他求字何等從容何等自重

子欲章　按此因道不行於中國故托居九夷以傷之須玩一欲字

子欲節　按註化字要看得活須与大行其道有別方是不然便碍了中國

反魯章　續困勉錄樂正則詩正詩正則樂正此只可作賓意正意自兩平說　按此須從大註道終不行句討出消息見得正樂刪詩正是道不行後一大因緣關係天下萬世是亦不負吾道于窮居之事也豈必行可而後為得志哉　汪大全程泰之謂自邶至豳無一詩入樂蓋二南雅頌為樂詩而諸國為徒詩蓋詩有入樂者有不入樂者南雅頌皆詩之入樂者也然二南為鄉樂為房中之樂不若宗庙朝廷所用為大故此獨舉雅頌言之至雅頌之別則

鄭氏六經奧論。章氏考索。皆。謂。此。作。詩之。体。也。正如後人作詩有律、有古、有歌、行、是也。其說最精。而考索所載尤明。其略曰。風雅頌者。直古人作詩之体。何以嘗有天子諸侯之辨耶。謂之風者。出於風俗之語。大概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淺。近。易。見。者。也。謂之雅者。則非淺近易見。其。辭。已。典。則。醇。雅。故。也。然雅有大小。小雅之雅。固已典正。非復風之体。然其間語有重複雅則雅矣。猶其小者耳。曰小雅者。猶言其。詩。典。正。未。至。於。渾。厚。大。醇。也。至于大雅。則渾厚大醇矣。風與大小雅。皆道人君政事之得失。有美有刺。曰頌則無有諷刺。惟以鋪張勲德耳。夫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當聖人未反魯之時。雖。古。詩。之。多。風。雅。頌。混。淆。無。別。逮聖。人。而。後。各。得。其。所。也。今夫田里婦。皆能言鄉土之歌。此即古風之遺体也。唐人作平淮夷雅。漢臣作聖主得賢臣頌之類。此即古

之雅頌遺體也，而何用他說乎。

出則章　按此見孔門之學，平寔中，最精微，即如飲酒，他人必待沉酣顛仆，方謂之困，聖人在心上看，稍過其則，便自知之，何有於我，矣，即他人視之，依然動容中禮，何有一毫錯差，如正聖人極精細不可及處　按此正在日用細微處，自家檢點，此與庸德之行，不敢不勉之意同。

川上節　按此章當與中庸上下察，及孟子忽忘勿助參看，如斯〻字，即水也，聖人分明謂道體不息，若斯水也，然欲學者察其著見之迹，反觀而默識之也　呂晚村夫子之旨，在不舍，不在逝者，勉齋謂此兼体用言，蓋小德川流者，如斯不舍，大德敦化者，亦如斯不舍，一故神者，如斯不舍，兩故化者，亦如斯不舍。

好德章　按此兼人已言，天下不少浮慕乎德之人，但誠心者少，如好色

不必十分粘帶。只重。在。最。真。切。的。念頭。

譬如章　困勉錄此章只重進止字。及兩吾字。論止。則不特始基之時。不可止。即垂成之時。亦不可止。論進。則不特垂成之時。當進。即始基之時亦當進。大意只是當進不當止。而進止之機。總決于吾。掛其止也。誰為阻撓。即有之。而其受。人之阻撓者。非吾。也。其進也。誰為誘掖。即有之。而其吾。受。人之誘掖者。則吾。也。

語之章　困勉錄所謂不惰者。當其聞教之初。即有奠遇之勢。及其加行之時。始終一奠遇之象。二意須兼說。至大全朱子謂不惰惟於力行上見。蓋心解不可見。而惟力行可見。非謂不惰只說力行也。心解當在力行之前。

顏淵章　困勉錄止是怠弛之意。不是成就之意。　存疑語之而不惰。正見其進。未見其止處。

苗而章　按此是學必期于成意。要歸重到実上。而不字。留助人力。未。到。不羔天時言。而有字。謂其出于常理之外。嘆其不肯有此。以令人思其所以有之故。

後生章　按此總是激勵後生語。只、作一人看。四十二句。就後生當下説。不要説得遠。要。説。得。快。無聞是無善可聞。不如今。謂將来不可量意。註我字帶言。可畏處。可畏處即不足畏處。豈。但。不。畏。而。人。亦。并。不。是。而。侯。

法語章　按此為聽言者發。法巽。概指君友言。理無可逃。故不逆。情無可拂。故必説。然説而弗繹。猶弗説也。且。甚。于。不。説。從而不改。猶弗從也。且。甚。于。不。從。何也。不説不從者。即蔽錮寔甚。然此念一轉。其奮發猶可望。至不繹不改。全是頑皮心性。如何着手。曰、吾末如之何。不、重、吾説之、勞。只、重、彼、不、可、救、正、上

三軍章　按此以上句形下句損于可奪處說得甚難方顯得不可奪意出可不可全在人己二字志字不必尚指綱常名節大率是者不奪于非正者不奪于邪之意不奪亦不限定死生之際凡利害皆是匹夫对三軍看猶言一人也

衣敝章　按此是始終勉子路以藏也前二節因其可進而与之末一節因其不求進而抑之前後總是一意

衣敝節　按與立不恥是極形子路胸次之高明非寔有是事也恥從心上發出見其真心不為富貴所動凡遇此等處切不可將求句倒提　又收求總跟上恥字來貧富相形且不以動其心此心最精明強固此心進道無所為而不善故曰何用不臧用字不可重看

子路節　按臧之分量無窮學者既有所至之善則當由所至以求

進不當以有所至而遂止故忮求既去時存一不忮求之念即此是仍有一忮求于心也故曰何足以臧終身字論字俱要活看

歲寒章　按此不必在然後知三字上作抱朊感慨語大意只重在歲寒後凋見人不可不為松栢　邵康節云磨礪須如百練剛是也　于忠肅松栢後彫不徒是明一己之節有稱此以獨留造化之春點綴乾坤之色

知者章　按此章三平說俱以成德言序在言外註明足以燭理解知者二字以心體言不惑以外感言餘做此

可與章　李毅候共學只是他有地好或意向好姑且與之共學見非道不同不相為謀之人只淺淺說至適道便學有定見不惑于他歧此使是志于道所謂知之者立使學有定守卓然有以自立

此便是據于德所謂好之者到權時便神明變化從心所欲不踰矩此便是依于仁所謂樂之者一節題畢竟以三平為正格 按朱程之意俱以權立為守經權為達變其意甚精三得本可與不是終不可與謂徐以俟之可也

因勉錄 立與子莫之執中有別立內亦自有權蓋權自有淺深子莫所無之權權之淺者也未可與立之權權之深者也

唐棣章

翼註 詩本是思人夫子則主思理說但理字亦不宜穩露只暗暗切理上講為妙

唐棣節二

按 詩人原是因思而見遠非不思而見遠也原是因遠而愈思非因遠而廢思也不必說壞詩人須知夫子只要人于當然及所以然之理錯綜參伍探賾索隱熟思深思近思慎思不要泥定詩人之詞耳何嘗謂詩人不是耶

呂晚村 思與情不同情無

窮則輒。思無窮乃精。思中境界。開闢無窮。夫子借詩言以反之。就

思人教思理。離却思人。固非粘定思人。亦非

鄉黨

鄉黨章　呂晚村　兩者分記。是聖人之中禮。兩者類記。又是聖人之不測。須說得聖人中禮之難。又能寫得聖人不須之妙乃得。　翼註此章只重言不重貌。註云言貌者。言之貌也。

孔子節　按。恂恂只是朴實的意思。似不能言。連上讀。口氣猶云恂恂乎其似不能言也。恂恂虛。似不能言實。故存疑云。似不能言對下便便言。恂恂只作詞氣說。而容貌在其中。

其在節　徐自溟　於鄉黨則致退讓。於朝廟則亦是明。其隱默于鄉黨。正以唯謹之心。而默養其能言之氣。其發舒于朝廟。又正展其能言之似。而自致其忠孝不容已之思。上下相形只一意。

朝與章　張彥陵　侃侃是明行其直。誾誾是婉行其直。總是一直字。踧踖是步趨不違。與與是踧踖處中適。總是一敬字。　按。朝字提

起作揖冐上節是接下之言下節是事上之容恭而安

朝與節　摘聖人豈以勢分之崇卑而異待蓋下大夫分等而人衆非直欵且開聚訟之門上大夫權一而望隆不巽語始臻和衷之雅因人而施無非忠於國意　摘諸侯有上大夫有下大夫無中大夫而卿即上大夫也夫子位在下大夫之列

君在節　翼註從足旁踧踖是心惧而立亦不寧也然看来不指足還包一身儀容言與與註訓中適中是不爲已甚之恭適是安適而無拘迫之態二句文平意串

君召章　張孝陵首節是被命之初次節是主賓方見之時三節是君迎賓以入之時末節是礼畢之後各節俱重下半截蓋始終一于敬而已　朱子賓主相見主有擯賓有介賓傳命上介上介傳

次介。次介傳末介。末介傳末擯。末擯傳次擯。次擯傳上擯。上擯達之主人。然後相見。

君召節二　按夫子時爲次擯。末擯在其左。上擯在其右。左右手凡爲擯者然。不重。襜如上。襜如非但衣整而美觀。全在手動身不動。上。蓋揖左人傳君命出。若轉身向左。則內背君。揖右人傳賓命入。若轉身向右。則外背賓。今但右左手。故衣不動。襜如正身不動之驗。身不動。正不背君之意。

趨進節二　按揖所立而襜如。是手雖動而身容自肅。趨進時而翼如。是手雖動。而手容自恭。張自臂不貼身而張開如翼。拱是手不下垂而高拱如翼。　又退字。送賓。就館。非辭煩其國也。必反命以紓君敬。是。聖人極精細處。

公門章　按此章以出入二字爲關鍵。入有入門過位升堂三節事。

出有降階沒階後位三節事。上是君漸近而敬有加。下是君漸遠
而敬無已。自始至終。只是一箇敬。
公門節二 按鞠躬二句連看。下句是形容上句。 或問中門之說。饒
雙峯曰。中間有闑。兩旁有棖。棖是大門兩旁之木。如今壁尺相似。
闑是中間兩扉相合之處。又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東西兩扉各有
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扉為左。入則以西扉為左。士大夫
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則以西闑為右。入則以闑東為右。然雖由
右。亦不敢止當棖闑之中。蓋避君出入處也。
過位節 存疑 屏是小墻。當門以蔽內外者。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
外。諸侯內屏。其門在路寢門內。則竚立之處。天子當在門外屏內。諸
侯當在門內屏外。此謂門屏之間者。是屏之外門之內也。
攝齊節 四書家訓 臣北面而見君。原在堂下。而此云升堂者。何乃

君出相見。正禮已畢。而成特命夫子升堂。咨詢政事也。

按人無不息之理。但敬至而氣肅。氣肅而息微。故曰似不息。

出降節

按出是自堂而出。不是出公門。逞顏色怡怡如者。非以君不見。而有肆心。了深幸升堂之餘。得以自放。不覺其和悅耳。怡怡如是。行如也。正形容逞顏色處。趨字連上。謂沒階而趨也。沒階翼如是。行容之。敬。復位踧踖。是。立。容之。敬。

執圭章

按此章以聘為主。享與覿。皆聘中事。聘以敬為主。容与愉。特敬中之少舒。敬以成其禮。和以達其情。

又聘則執圭。是初見。享是第二次見。覿是第三次見。

執圭節

按執圭提起。非被命之初。乃在鄰國行禮之時。如揖如授。須玩註中不過二字。只極言不高不低。手與心齊耳。足縮縮如有循。是接武。而不布武也。

附曲禮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執諸侯之

器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註平衡本也。

享禮節二 按行聘礼畢而後行享禮。聘是命圭通信。少。間。仍。旧。退。還。命。圭。享是献其圭璧綜璣。非。命。圭。也。圭璧即琮璜之類。庭实即皮幣與馬之類。以其皆陳於庭。故曰庭實。 禮記爲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以君命聘。則有私見。非特来故不用羔。 蒙引私覿亦有及其大臣者。然。此。專。指。献。其。君。者。言。

君子章 按孔子之服。吉凶有等。邪正有辨。寒暑有宜。内外有辨。公私有別。衣裏有称。長短有度。厚薄有宜。其動必正。則皆聖心化裁之妙用也。

君子節 按紺深青揚赤色。揚浮也。浮赤色于深青之色。即今之鴉青也。緅色。即今之水紅也。齊服用紺飾。喪服用緅飾。非是齋服純用紺也。与緅一例看。

紅紫節　朱子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騮。五方之間色也。

當暑節二　按當暑不重衫絺綌。重在必表上。此當兼公私說。許氏以此為常居之服。太泥。　又夏葛有裏衣。冬裘有外衣。衣与裘稱。古制原如此。意當時有參錯用裼者。惟夫子則內外相稱。三句馮氏分屬朝聘蜡。是皆公服。且重各句上二字。　孔氏裘外有裼衣。裼衣外有襲衣。襲衣外有正衣。裼衣裼袒之意。裼裘者。裼裘外雖加襲衣。猶開露裼衣。見裘之美以為敬也。　存疑按諸說裘說上外衣。尚有三重。裼衣一重。襲衣一重。正服一重。襲與裼之異。只在第二重上分別。第二重衣。直其領而露出裼衣。則謂之裼。曲其領而掩蔽裼衣。則謂之襲。

褻裘節二　按此言其制長短。皆以意裁。以之安身。亦以之利用。狐貉

即工褻裘出以輕裘爲便若居則不厭厚也

去喪節二 按佩玉以象德。佩觿以備用。重在必佩上。 輔氏 禮服取其方。故裳用正幅。而人之腰小。故於腰之兩旁爲襞積。即今之摺也。 存疑 非帷裳若深衣之類。陞幅斜裁爲十二幅。而倒合之。取三分之一。在上。三分之二在下。使上狹下濶以貼腰。 又 不敢以私服。而混于朝服。可見。尊祖。敬宗。之心。非止爲有費。

羔裘節二 按上節重辨服。不重哀死。下節不重在月吉。而朝重在朝服二字。朝是朝于君。亦兼北面而拜于家言。

齊必章 体註此重四必字。齊字提起人心。習而易玩。故衣食起居從新更易。庶可提醒此心。 蒙引 前二段就衣服上說。見其致潔敬。後兩段就食息上說。見其變常以盡敬。 翼註 布非尚儉。取其純素。所以表誠朴之意。 按 齋不以

衣。致嚴也。長一身有半。因是而言寢之衣之制也。

变食節　按、变食、不飲酒茹葷。加牲盛饌。二義可兼用。遷坐。是處靜以澄其思慮也。

食不章　此章在不多食上節。上是飲食之節。下是因飲食而類記之。首節著其養生。次節戒其傷生。三節雖不傷生。亦不苟食。四節雖當食當飲者。亦有酌量。五節衛生之嚴。六節養生之周。七節泛説。八九十節。就飲食而推其錫類報本。而晦通也。無非見聖人之謹數不字。見其節欲嚴教必字。見其自然合節。

食不節　按、食之精。膾之細。膏梁者所深嗜。驕情者所必却。而孑則不厭。一以見聖人之無異情。一以見聖人無口腹之欲也。

食饐節　按、此節一步深一步。饐是飯初盛而溼熱氣盛時。餲是飯已久而味变也。餒自內出。敗自外入。因字。不必限定魚肉色惡臭

惡。困勉録從吳氏廣言衆物之説。看。來。即。指。上。魚。肉。説。爲。是。

割不節 翼註不得其醬。非無醬也。不。得。所。宜。用。之。醬。耳。

肉雖節 按此節見養氣養性之妙。肉雖多。謂、所、設、肉、品、之、多、也。無量。不自爲量也。如我爲主而客能多飲。我、亦、須、多飲陪他。若限量則。不。能。勸。客。如我爲客而主人飲歡。多。亦、須、與、他、飲。若限量則。無以。盡。主。人。之。情。乱焉內昏心志。外失威儀。惟無量矣。又不及乱。所以爲難。

沽酒節三 大全 沽酒市脯不食。非徒疑其不潔也。酒脯非若穀食爲不可少之物。有則食之。無則不食可也。何爲必徇口腹之欲。而沽之市之。蓋以。礼。義。防。嗜。慾。也。 又 薑味辛。得。天。地。之。義。又性溫。得。天。地。之。和。故不撤。 又不多食。槩言不貪多也。把。上。面。零。星。多。収。拾。在。斗。句。内。非、只、承、薑、言。

祭於節 蒙引出三日者。是記者推夫子之意。

食不節二 按食謂正含哺時。非、謂、終、食、都、不、食孫也。食是正意。寢、只、附、言。 又雖字即易忽者言之。必祭。明無不祭之日。必齋。明無不敬之祭。重、在、必、齋、上。

席正章 張彦陵此須活看。勿泥坐位一件。特舉此以見其無往不正也。 葉少蘊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此以方為正者也。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此以事為正者也。

鄉人章一 困勉錄王道之行也。以禮教始。禮教之行也。以居鄉始。此二條正 聖人敦禮教事。所謂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飲酒節二 按禮記飲酒義。此是州党長正之事。是公酒。須。蕉。伯。休。煬。鄉。歲時。相。聚。之。和。鄉。言。方充。 茅鹿門始之旅而進也。固日長者位上。少者位下。所以習。齒讓于。始也。繼之旅而退也。亦曰長者在前。

少者在後。所以謹齒讓于終也。二隊妨用補法。 按古者一歲三儺。季春命國人儺以畢春氣。仲秋天子儺以達秋氣。季冬天子命有司命鄉人大儺以逐役以達陽氣。此是季冬事。 翼註事雖近戲。却以嚴肅臨之。方見古人敬古禮處。

問人章 按上節是誠見于己之交。于人重拜送上。下節是誠見于人之交。于己重拜受。及直言上。而謹疾意輕。

問人節 按拜而送。乃送拜所交之人。非拜使者。

康子節 按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賜之食飲食則嘗而拜之。蓋今未達。故不敢拜而嘗耳。已而達焉。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況無回未達不敢嘗。蓋叩其味以求達。非終不達嘗也。

廐焚章 按廐是即廐不當從吳氏家廐之說。問人不問馬。要在倉

卒不及。計較時者何暇計及于貴人賤者。

君賜章　體註總是事君之禮。首節受君賜之禮。次節侍君食之禮

三節答君顧之禮。末節奉君召之禮。

君賜節　翼註此節以敬君賜榮君賜仁君賜立意。而餘嘗頒賜及

孝先享物供是餘意。　按正席以致其对君之肅。先嘗以歆其休

享之誠。腥必熟薦。使君之逮下者得以上逮于祖宗。故曰榮君賜

生則必畜。使君之推恩者得以推及于禽獸。故曰仁君賜

侍食節　按敵客則先自祭。降等客則後祭。臣侍君而賜食則不祭。

若君賜食而君以客礼待之。命之祭乃敢祭。此言君祭先飯恐君之

客已而以宰夫自處也。　又殺牲盛饌曰舉。此處是舉之饌也。故

有祭。

君視節　按東首。謂首在東。非向東也。平時之東首。主受生氣。君視

之而束首者。作。略之意也。但束首亦極輕。只重在朝服拖紳不敢以褻服見君意。

君命節　王宇泰荀子謂諸侯召其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此說看禮字最活。尋常大夫。不可以徒行。及至趨召則徒行。乃更爲禮。而至于顛倒衣裳。不爲過。儀文。隨境。而移。由心而變。豈有常乎。

朋友章　翼註上節義重。而死生。不二。下節義重。而財物。爲輕

朋友節二　按瘞于野曰葬。殯于堂曰殯。此節獨記一曰字。必嘗有是事。人莫知處。而夫子有是言也。然至無所歸而曰於我殯。亦見不爲俠烈意　又大意只重車馬不拜。非祭肉不拜陪說。雖字極言其重意。拜。友。即是薄友。

寢不章　因經錄首二句是敬。以處。已見齊衷至有饌盛數句。是。敬

以待人。迅雷風烈句。是敬以事天。都要見容貌之变意。然其变也

乃所以不失其常。又惟首一節似不見得变意。然與常人不同

亦即是变也。

寢不節二 馮氏寢而尸。則過于肆居而容。則過于拘。二者俱非道養心

之道。狎是親狎。非押偎也。褻以地言。謂非公所礼法之場。與

稠人廣衆之中也。变是驚哀意。貌是加敬不敢忽意。

凶服節 體註 上句是哀人之死。究然下車而泣之意。下句是重人

之生。儼然拜登而受之意。附周礼秋司官民。掌登萬民之數自

生齒以上。皆登于版。即今户籍是也。歳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

以民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

盛饌節 陳氏主敬客。故為設盛饌。客敬主。故变色而作。若不敢當

也。怡然當之。則為不敬。不知礼矣。

迅雷節　按迅雷風烈天之威也天子當察于天下諸侯卿大夫當自察於國士庶人當自察於身故舜之歷風雷雨見知天之至夫子之迅雷風烈必變見事天之誠　大全三必變所謂周旋中禮發皆中節皆夫子之大常而非變也大常者禮也

升車章　按此拈見聖心安于至正上下兩節可以正字作關鍵

升車節　按升車方升車也立是暫立車下綏是挽以上車之索非僕人所執之轡也當此將升未升之時其立亦暫而易忽而必正立以執即此便見得聖人造次不離于正意

車中節　按聖心安于正之妙莫可形容特借此以形容之若實說他目容端口容靜手容恭這是說得聖人如泥塑人相似而不得其神非記者立言本旨矣

色斯章　按色舉二句即是夫子語但夫子意是指雉而口中未說

出先難。竟是說時。口中未說出時。故下文云云。時字。註指飲啄話者。未當兼時飛時止二意說。三嗅而作下。當補出既作之後。亦必翔而後集。蓋色擧翔集。夫子未歎時之得其時也。三嗅翔集。夫子既嘆後之得其時也。

色斯節二　摘斯字、而後字、便含下時字意。當重看。山梁是寂靜之所雖雉有隱伏之意。共是共而問之。若有取之之意。三嗅而作。指雉言。謂三鳴而擧也。二句不重。只帶說。

沈無回　自鄉黨至升車。叙夫子言貌交接。衣服食行止。可謂曲折詳盡矣。然終是有形之可見者耳。恐讀者泥之物而不神。故于末處拈出一時字。見夫子隨其日用活潑潑地。初無毫意必固我于其間也。鄉黨得此一節。便都活。不然只是死板。此記者善于點化處。

戊辰巧日録訂于飛仙閣